

不忠实的愛

青年圖書室

人民財產
請加愛護
如有損壞
照價賠償

青年圖書室

上海图书馆藏书



4541 212 0010 63638



自叙

在小的亭子間裏寫完了給妻的信，却找不到一個信封只好把前次寫好沒有發的信打開再裝進去，把這樣的事做完以後，才想到明天應該把劇稿送到書局裏去了，還缺少一篇序，於是重新拿起筆來寫。

本來結婚剛才半年，又因為窮，沒有坦然過幾天。在長沙就因為第二天沒有米而跑到朋友處借一元兩元的事是好幾次好幾次的。下半年當了教員，生活算是安定了。剛才一個多月，又因為進行狂飆演劇部的事，不能不讓妻回到她家裏，自己遠遠跑到上海來，這樣的事，本來不是十分願意的。

近來妻病了，聽說吃藥不見得好，而我却没有法子回去，得在三兩天內得趕到南京，

這一切也許都是為的戲劇——而我只要能夠為戲劇稍許盡一點力，如一個農

夫至少掘得一兩鋤頭。縱然使我的努力或許全是空虛，但只要是我曾經努力過罷，我呢，是不會有什麼後悔的。

不知道是怎麼樣，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戲劇把我完全浸沉下去了，如今我已經沒有別的力，也沒有別的思想：我要來事奉這惟一的神。

初寫劇本還是在十一年代，受我的朋友朱之倬君的鼓勵。記得最初在小小的本子上留了『琵琶底悲哀』這題目，想寫湯應會回家母在而妻已死的那情景，這個劇本當然沒有寫下去，第一次寫完成了的是兩幕諷刺喜劇，大體上模仿社會棟樑題目忘記，稿本也終於不知道丟到那裏去了，以後開始寫『不忠實的愛情』，而『離婚』反到先前完成。兩個劇本差不多寫了一年光景，

那時候，我還是寫小說的時候多一點，『飄渺的夢』大部分是那個時候寫的，所以這兩個劇本，氣分是多少和『飄渺的夢』相同的，後來我使不常寫小說了。我的力多半集中到戲劇上面，於今差不多成了習慣。我有什麼要表現的時候，總是

戲劇的形式最先浮上來，如今我差不多寫下十個劇本了。

然而寫劇本却是一件艱苦的事，整個戲劇的工作都需要長時期的艱苦的勞力的。常常有時候，有時候，我爲這置於我面前的艱苦的工作所驚，放下筆而躊躇着呢。這就是我爲什麼對於自己的劇本特別愛惜的原因了。

只說我自己的事罷，我寫文字不算得慢，自己當副刊編輯的時候常一早上寫好幾千字，但是我的獨幕劇却沒有不經過三個月的，我寫文字不大起草寫完了也很少修改，但劇本至少改三次，就在這些小節目上看，也可以知道一個劇本之寫成是經過比表面上看得見的要多好幾倍的勞力呢。

寫劇本比之寫旁的文字，更其需要熟練的技巧，這差不多是什麼人都承認的，但主要的關鍵却還不在這裏，並不是怎麼用合宜的方法從台上引去一人，怎麼樣使兩個朋友用恰當的藉詞忽然相遇，怎麼樣讓劇中人吐出心事而不使同在台上的人知道——並不是這些小小的精緻的技巧使得劇本難寫。這些技巧也是劇本的一

部分，不能夠好好抓住牠們便不容易寫出好的劇本。但此外還有別的更其根本的問題使得寫劇本不合寫小說一樣。

在文學裏面，劇本是一個很特殊的東西，他是直接用人類的行為來表現的，直接用人類的語言，人類的動作和姿態，人類日常的活動，就是用這些東西，直接而坦率地表現出人類的心的來的，這裏面沒有解釋，沒有說明，沒有敘述，沒有一些可以幫助我們明瞭的東西，正如同我們直接和人生相對，所以，寫一個劇本是，在人生中間選擇一些重要的片段組合起來，緊湊起來，淨化起來，使之成爲一個完整的生命，就在兩點半鐘的活動裏面，要把整個的生命，整個的世界，在不到二十方丈的地面裏重現；這些，絕不是粗率濫製可以成功的，所以，拿一個有名的劇作家和一個有名的小說家相比，其出產的數量有着可驚的差異，未始非製作劇本要費較多的勞力呢。（注意，我在這裏絕不是要說劇本小說有什麼優劣的關係，這和勞力之多少全是另一問題，這年頭說話常有人要來抓的，不得不預

先申明。)

自從表現派的劇本在舞台上活躍以來，從前製作劇本的技巧完全被打破了，表現派以非常大胆的自由的手法寫他們所愛寫的東西，完成許多從前視為不能表現的東西，使劇本之領域侵入更大更大的方位，但以上所說的那根本原因，則仍然存在。以表現派的手法製作劇本，我覺得，表面上似乎自由一些，實則要用更多的勞力呢。

國內劇本出產之少而且壞，比之其他的文藝有遠不能及的形勢，到不是一件可驚異的事，我之所認為不好的，却是一些從事於劇作的人，在嘗到了困苦之後，便從這裏引退這事，以我所知劇本作家成熟的年齡，比之詩人和小說家平均要晚得多。則目前（我不能不說目前；我們所有寫劇本的人平均年齡不能超過三十）一些之困苦，無論如何是要捱過去的，從最初一個靈感被把握住到寫完了最後的一句話，從起意表演一個劇本到最後一幕幕落，這中間有着無窮無盡的勞力，

沒有忍耐的人是不行的。

年來戲劇界雖然沉寂，也未嘗不蘊着稍可欣感的暗影。仍然沒有幾個好的劇本，仍然沒有幾次好的表演，仍然是沒有仍然是沒有的人理會的樣子，但路上却也沒撒下荊棘，以大的聲勢要把戲劇引到死路上去的趙太侔余上沅等人所提倡的國劇，不知道怎麼樣就消滅了，以他們的憑藉，以京戲固有的勢力，國劇似乎應該有些花樣的，而且，除掉我曾加以攻擊之外，似乎連反對也沒有什麼人呢。國劇終於在無人注意的時候就消滅了，毫不曾引起一點波瀾。由此可見有一種潛伏的暗勢力在維繫着，不讓藝術走入歧途，這潛伏的暗勢力就是人類對於戲劇根本的要求，所以，只要我們努力，終不會沒有結果的。

今年我把從前寫的幾個劇本，『離婚』『繼母』，『不忠實的愛情』通通付印了，一則是對於自己的作品愛惜，不忍讓他們消滅；二則也想藉此讓空氣熱鬧一點，這些劇本，比之我後來所作的獨幕劇一部份收入『沉悶的戲劇』，一部分已在印，是

有着略爲不同的氣分的，因爲本來是同一時期的作品。

夜很深了，在上海常是坐到很晚很晚而不自覺，妻信的躺在桌上又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她要是在面前，已經催促過我休息的了罷，就此止住。

十七年十一月，作者，

此
页
空
白

不忠實的愛情

(三幕劇)

Ploras knado, ploras Kara,

Ploras en luliv,

Li ne volas kontentigi

Eé jebelludiv.

Dormu do trankcile, knabo,

Dormu kun lubil,

Nokte ciuj knadoj.

Dormas en lulil.

孩子哭了，親愛的哭了，

他哭着在搖籃裏。

雖然有很好的玩意兒，

他不願意安謐。

靜靜的睡着罷，小孩子，

帶着你的玩意，

在晚上好的小孩子

都睡在搖籃裏。

——愛羅先珂搖籃歌的首末兩節——

時間——現代。

地點——中國的一個都會。

劇中人——

龍英南，二十七歲，大學畢業生：

陶亞文，十八歲，英南之妻；

吳夢茵，文學家；

李子年，大學生

蔡朝宗，英南之友；

孫約翰，基督教牧師；

趙雯，一個教會學校的學生，

三個男孩子同一個女孩子，初小學生，

鮮花廠的伙計；

綢緞店的跑外；

兩個工人；

僕人。

第一幕第二幕同第三幕的第一場在龍英南的家裏。第三幕的第二場在公園。

第一幕與第二幕相隔約半年。

第一幕

佈景——龍英南的書室，一間凸字式的房子，分爲前後兩部。後半部很小，用幔隔着——但此時却是捲起的——裏面是中國古式的書架，放着很多的中西書籍，形式很不相稱。裏面有一張門通內室，前半部左右各有窗子。左前方一張門通外面。靠右邊的窗子橫放一張書桌，桌旁一個玲瓏的西式書架，桌外一張躺椅，桌上亂丟着許多的書籍同文具，左邊窗子底下有四張古式太師椅子同兩個茶几。屋角有一個衣架子。房子裏東西很凌亂，而且面積太大，陳設的東西很少，有着奇怪的樣子。

開幕時僕人引孫約翰，蔡朝宗趙雯上。（孫約翰三十四歲，舉動迂緩而莊嚴，說話彷彿是外國人學中國口音似的。蔡朝宗二十九歲，已經留了鬚。趙雯十

九歲，穿的西服。）

僕人 我們先生分咐過了，要是三位先生來了，請在這兒稍等一會。他不久就回來的。

孫約翰 (向蔡朝宗) 好罷，我們不妨等他一會兒，我有很久沒看見他了。

趙雲 他沒有到禮拜堂裏去了嗎？奇怪！

孫約翰 很久就沒有到禮拜堂裏去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一回事。

趙雲 你不知道嗎，他尋求上帝去了。(他坐在桌前，信手翻閱桌上的書籍。
僕送茶上即下。)

孫約翰 你這話怎麼吓講！一個基督徒不守安息，不做禮拜，到說是尋求上帝去了嗎？龍英南從先是很英勇精進的，現在不知道爲什麼怠惰了。前一次行聖餐禮也沒見他到，我正找不著他哩。

蔡朝宗 他現在墮入愛情的圈裏去了。不知道是什麼緣故，我總覺得有點什麼不

妥似的，想勸勸他。也許是我的神經過敏罷。

趙 雯 愛就是上帝，上帝就是愛。他現在尋求愛去了，不就是尋求上帝嗎？

孫約翰 魔鬼時常用種種的法子引誘人的。自從夏娃叫亞當吃了智慧的果子以後，婦女就成了使男子墮落的原因了。

趙 雯 孫牧師這一開了說教的話匣子，不知道有多少呢。

孫約翰 (不願他說) 青年人不都是喜歡講戀愛嗎！(說教的神氣。) 但是，你們要知道，人子說，凡愛父母妻兒過於愛他的，都不能夠進天國。

趙 雯 (向蔡朝宗竊笑，) 何如！(從書堆裏翻出一條手巾。) 這是贈龍英南的手巾哩！你看，上面繡着陶亞文的名字，怪精緻的。

蔡朝宗 (接過一看，) 這恐怕不是平常的贈品罷，看起來像是很鄭重的。(交給趙雯，) 你給他放在原來的地方。

趙 雯 怎麼，龍英南對於Niss 陶亞文那樣好，却不好生收拾贈他的東西呢！這

樣一條手巾，他就丟在這裏嗎？等我拿走他的，看他著急不著急。

蔡朝宗 你不要淘氣了，這是他要緊的東西。

趙雯 要緊的不致於放在這裏。（收下。）

孫約翰（點頭嘆息。）少年人的性情總是一樣的！**龍英南**的事到底怎麼樣的，我想勸勸他看。

蔡朝宗 我聽說他已經跟Miss 陶亞文訂婚了，却不知道確實不確實。這一向來，我也少有看見他。跟他談到這件事，他總是用話支開，好像不願意人家知道似的。

孫約翰 訂了婚？這真是想不到的消息！

蔡朝宗 其實他也應該有家室了。這幾年飄蕩的生活，想必他也倦了。那麼組織一個安謐的家庭，求一種幸福的生活，也是必需的。

孫約翰 你不是說過你也不以為然的嗎？他安心事奉上帝，不是最好的幸福生活嗎？你要知道，只有上帝的懷中是最安謐的。就如我罷，自從歸順到基督的

名下，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快樂，便再也不想結婚那一回事了。

趙雯 難道人家都像你們這種牧師嗎？你們的心是死的，完全不知道愛情同結婚的真義。就是外國的牧師，也沒看見禁止結婚吓。

孫約翰 不過像龍英南那種人，我很希望他能夠專誠事奉上帝，拋棄一切的。誰知道現在也受了誘惑了。青年人的心真是難定哪！

蔡朝宗 你不知道，他那種人不是宗教能夠使他滿足的。我總希望他好好的結婚，好好的享受家庭幸福，不再生旁的心就得了。不過這一回的事，我總覺得有一點兒不放心。

孫約翰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蔡朝宗 如果他訂婚的消息是確的，那麼未免太匆促了。他們認識不到半年哩。

趙雯 這在外國也是很普通的。中國人見了，就大驚小怪的。其實也算不了一

回事。

蔡朝宗 *Miss* 陶亞文我也知道，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很聰明的，到可以作龍英南的配偶。不過年紀太輕，沒有什麼成見；他們又認識不久，彼此的性情都不大明瞭，我恐怕是出於一時的衝動哩。而且龍英南表面上是很熱烈的，怎麼我看他心裏又似乎有點兒徘徊不定，這是什麼原故呢？

孫約翰（嘆息。）唉——我盡力勸勸他看罷。也許靠上帝的幫助能夠戰勝魔鬼的誘惑。

趙 雯 中國人真不開通！人家戀愛的事你們管得著嗎？

蔡朝宗 話不是這麼說的。他這次的態度很有點反常，我但願他好好的做下去，不要再發生什麼旁的思想罷。

趙 雯 怎麼龍英南還不來呢？我要走了。白坐在這兒討論人家的婚姻有什麼意思呢！

蔡朝宗 再坐一會罷，橫直快來了。

趙雯 那等到什麼時候呢？好罷，就再坐一會兒。（又拿出先前的那一條手巾。）多麼漂亮！怎麼沒有人送我這麼一條？

孫約翰 真有點兒小孩子脾氣。

蔡朝宗 年紀本來不算大。陶亞文比他還要小一點，跟龍英南就差的多了。

孫約翰（憂鬱的神情。）真的，龍英南的事怎麼辦？這正是用朋友的時候了，難道聽他墮落嗎？

蔡朝宗 也不至像你說的那麼厲害。龍英南的性情太不安靜，太容易激動了。現在他能夠一心一意的用在愛情上面，未嘗不是幸福哩。再等一兩年，他心裏平靜了，身體也就會康健的。

孫約翰 我從先望他做一個純潔的上帝的僕人。現在恐怕辦不到了，唉！

趙雯 不用說了，你聽是他來了。

（龍英南入，他是一個多情憂鬱性質的少年。大眼睛，薄嘴唇，額骨上很

紅，但並不是康健色，越顯得面容蒼白。身體單弱，四肢纖瘦，但說話的神氣很興奮，激烈而剛強。）

龍英南 呵，累你們等久了！我早知道你們要來，但是有點兒瑣事，不得不出去，對不起！

（他們握手行禮。）

孫約翰 剛才你的聽差已經說過你不久就要回來的，果然不久就到了。上帝祝福你平安！

趙雯 大約到Miss陶亞文那兒去了罷。

龍英南 你們怎麼許久不到我這兒來？我寂寞極了，天天盼你們，你們一個也不見了。

蔡朝宗 你這話從那裏說起呢！我們因爲你太忙，太熱鬧，所以不便來打攪你的，你有了愛人的還說寂寞，那麼我們沒有愛人的怎麼辦呢？

龍英南 話不是那麼說。在場上原是熱鬧的。一到下了臺，立刻加倍的清冷。雖然明知道下了台的滋味，又不能不上去。這不是尋樂趣，竟是自討苦惱了。

蔡朝宗 你這那兒是正在情場上努力的人說的話呢？

趙雯 龍英南剛才離開了他的愛人，所以說的話都帶點悲感。這才見得他們一刻不能分離的愛情哩。

龍英南 你們今天來的恰好，我正有點事告訴你們，免得我找去。

孫約翰 正是，我要問問你，你怎麼把上帝的事忘了，去努力人間的事呢？

龍英南 我需要上帝的時候，我就向他頂禮。然而上帝不能滿足我的要求，我自
然得向旁的地方進行。這且不說，我要告訴你們的事，就是我自己訂了婚了

（聲音很低。）

孫約翰 跟誰？

龍英南 Miss 陶亞文，我跟他的事，想必你們也知道的。

趙 雯 呵，我們剛說著哩，果然跟 *Miss 陶亞文* 訂婚了。婚禮什麼時候舉行呢？

蔡朝宗 敬賀你們將來的幸福！

孫約翰 願上帝祝福你們。

龍英南 也許我這次結婚，你們覺得出乎意外，並且有點奇怪罷，不過我也有我的理由。

蔡朝宗 你的意思我很了解。你是必需結婚而後結婚的。現在可是最好的時候。

孫約翰 上帝原是叫人有他自己的配偶的，我本是牧師，我宣傳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說，結婚是正常的，但是爲了人間的事而忘掉天國，那可是上帝所不允許的。我誠懇的希望你們兩方面都有很圓滿的結果。

龍英南 我們結婚的日子很快，就在下禮拜三舉行，並且預備結婚後到西湖作蜜月旅行——

趙 雯 （插斷他的話。）我很贊成！中國人結婚不作蜜月旅行，真是太土俗不

堪了。

龍英南——以後事情忙一點，恐怕沒有時間同你們深談。趁今天這個機會，你們都來了，把我的意思都告訴你們罷。普通一般的意見，以爲結婚之後，多少要跟朋友疏忽一點，我恐怕這也是事實罷。結婚之後，多一層負擔，自然沒有那麼自由，恐怕不能夠那麼常常在一塊兒罷，這確實使我很躊躇的一件事。

蔡朝宗 這也沒有什麼。結婚跟交朋友，原是並行不悖的。

趙雯 你把你那對愛人的心，稍微分一點對朋友就得了。

龍英南 近年以來，我脫離大學以後，飄飄蕩蕩的，從這兒到那兒，沒有一點歸宿。我也疲倦了。譬如掉在水裏的人，兩手亂抓，無論什麼東西，都要抓住的，所以我便皈依了上帝！

孫約翰 上帝是最堅定最可靠的。無論誰依賴到他的名下，都可以得到永生跟和

平。你從先虔敬事奉上帝的時候，心裏是平安的。現在你疏忽了自己的誠信，所以被魔鬼擾亂了。你要堅強自立，禱告三位一體的神。

龍英南 天國跟永生與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已經不要這些了。我所要的，只是暫時的休息，暫時的遺忘。我所要的，只是茫昧的生活，腦筋麻木的生活，一無所知的生活，使我暫時躲避世紀的怒潮，離開可驚的文明的侵襲。曾經有一個時候，我思想，我研究，幻成偉大的計畫，想明瞭一切，解決一切。但是我得到什麼呢——只有無限的謎問，無限的恐怖！（停一下。）爲了忘掉這些，我採取種種的手段，不惜很重的犧牲，然而我都失敗了，失敗了。——現在，最後一次，再來試試罷。我要用新的刺激同新的痛苦來變更內心的注意，所以我選擇了結婚同戀愛。（吁氣。壓場片刻。）

趙 雯 頹廢的藝術家呵！

（僕人拿名片上。）

龍英南 他怎麼來會我了！（不耐煩的樣子。）

蔡朝宗 誰？

龍英南 吳夢茵。

趙 雯 不是近來發表『初戀』的那個吳夢茵嗎？

龍英南 是他。

趙 雯 『初戀』出版，很轟動一時的。吳夢茵是現在有數的文學家，『初戀』也算
是文壇上一部很有力量的作品。

蔡朝宗 也不過是一些淺薄的東西。

龍英南 （向僕人，）請進來罷。（僕人下。）

孫約翰 『初戀』麼？那真是一部魔鬼的書，引誘青年的書！我不願意跟他相見，

到後面坐坐罷。

蔡朝宗 我同你去。我也不願見這種人的。

（蔡朝宗孫約翰從後面的門下。）

（僕人引吳夢茵上。他是二十三四的青年，穿着很漂亮的西服，手裏拿着帽子同手杖，梳着文學家式的頭髮，昂然地走進來。他們握手，讓坐，龍英南給吳夢茵同趙雯介紹。）

龍英南 這位是吴夢茵，這位是赵雯。

趙雯 歡迎的很！今天能夠跟有名的文學家吳夢茵先生相會，我真是榮幸極了。

吳夢茵 哦，赵雯！久仰久仰！

龍英南 今天吴夢茵到敝寓來，我真是太簡慢了。

吳夢茵 不必客氣！我特爲來拜訪的。

趙雯 報上不是說先生在上海嗎？什麼時候回來的呢？

吳夢茵 回來剛幾天。這次我去上海住了半年，身體很有點衰弱，醫生勸我換換空氣，所以又回來了。我想在這裏休息休息。

趙 雯 先生的「初戀」那一部大著已經拜讀了。像那樣大胆地美妙地傳出戀愛的心情，在中國文壇上真是破天荒的傑作。先生的文藝品，雖然沒有太戈爾那麼深遠，哥德那麼偉大，但是這樣深刻的描寫，儘可以不朽了。

吳夢茵 真蒙趙雯過獎了。我的意思，以為文學家與民衆總是隔膜的。文學家站在民衆之前，發揮自己的理想，民衆很不容易了解的。中國人從不知道藝術，不懂得戀愛，所以我想給他們一點神秘的東西，大約也是格格不入罷。

趙 雯 中國民衆了解藝術的能力，比西洋人差的多了。給他們好的藝術品，不過是糟蹋罷。先生近來做的東西，似乎跟以前的作風不同，從寫實的變為新的 Romantic 的。

吳夢茵 從前我狠相信易卜生蕭伯納的主義，拿文學做改革社會的工具，所以我的著作都是現實的。現在我很表同情於王爾德，民衆太不進步，永遠是如

此的愚蠢，如此的遲鈍，但是藝術家却不應該忘記他自己的象牙之宮。

龍英南（微帶譏諷。）是吓，民衆從那兒來到象牙之宮裏去看藝術呢！沒有民衆的愚蠢，也就顯不出藝術家的優越了。

趙雯 藝術家自然不能完全同民衆在一塊的。

吳夢茵 民衆是不可救藥的，藝術家最好是不去理他們。譬如從古以來就作藝術媒介的戀愛，民衆何嘗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趙雯 西洋的平民還有，中國就簡直不行了。

龍英南 這話不錯。就如我罷，其實也不知道戀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吳夢茵 Mr. 龍英南太謙了！你我都是藝術界中的人，不必客氣的。我這次回來，本想辦一種定期出版刊物。我的朋友都分散了，所以担任稿件的人很少，我狠希望 Mr. 龍英南能夠加入，那就借光不少了！

龍英南 呵，Mr. 吳夢茵未免錯了。我完全是藝術界的門外漢，怎麼敢加入呢。

况且有了家庭的事累着，更與藝術隔絕了。

吳夢茵

Mrs 龍英南什麼時候結婚的？我還不知道呢！

趙雯

Mr 龍英南同 Mrs 陶亞文訂了婚，你不知道嗎？婚期就在下禮拜三。

吳夢茵

哦，那我一定要來慶賀的，并且我預先祝福你們的家庭幸福！（停一下。）

我們組織一個微波社，想要辦一種文藝月刊。稿件的問題，請 Mrs 龍英南不要推脫罷。

龍英南

謝謝你。我實在無能爲力。沒有辦法，只好對不起。

吳夢茵

我們都是一氣的人，不必客氣了。等我們組織有點頭緒的時候，再來請

教。天氣不早，我還要到旁的地方去，不能久坐了。再見！

龍英南

再見！

趙雯

Mr 吳夢茵的住址可以給我一個嗎？我很想拜訪拜訪。

吳夢茵

不敢當，（拿一個名片交給趙雯。）

趙 雯 謝謝你，再見！

（龍英南吳夢茵趙雯同下。）

（孫約翰蔡朝宗同上隨後龍英南趙雯同上。）

蔡朝宗 他來做什麼的？

龍英南 他吓，想要扯我入他們的社，我已經拒絕了。

孫約翰 唉，無道德的著作家，著些無道德的作品，引誘青年，要到幾時呢！

趙 雯 文藝作品，倒不能以道德不道德來批評。就文藝本身而論，吳夢茵的東西，總算不可多得了。

孫約翰 墮落的文學家。

龍英南 什麼文藝不文藝！你只要用艱晦的意思，裝上些好看的字句，使人家看不懂，就成了最好的文學家了。不用管他罷，我們剛才談得好好的，他一來

攪忘了。

蔡朝宗 Miss 陶亞文不是很年輕嗎？

趙 雯 說是比我還小呢。

龍英南 你以為我們的年紀相差太遠，恐怕不相稱罷？

蔡朝宗 Miss 陶亞文正當豐富青春期的，你已經將近中年了。女子的心情，是容易動搖的。

龍英南 你恐怕他的心不決定，他的愛情不堅固嗎？是的，我不管這些。他還年輕哩。我不問他對我的愛情怎麼樣，我是這樣做去，暫顧目前罷。我所需要的愛情，我要自己製造出來。

趙 雯 你這真是最新穎的戀愛談。

孫約翰 哎，魔鬼的誘惑呵！上帝的聖靈拯救那已經迷失了的羊罷。

龍英南 日暮途遠的人，並不能夠走常人所走的路徑。我現在不管上帝跟魔鬼，

天堂跟地獄，暫時做去罷。（停一下。）人人都說愛情是靈魂的寄託所，但是

沒有靈魂的人，又從何處寄託呢？我譬如吃鴉片上了癮的人，每天要更重的刺激，更深的痛苦，使我的心和身都疲倦在這些東西上面，不再想到旁的。

（吁氣。）我實在墮落了。

趙 雯 頹廢的藝術家！

孫約翰 上帝拯救你迷失的羊呵！

蔡朝宗 哎，龍英南！愛情能夠使人忘記家庭，能夠改變人的生活。我希望你在這裏面尋求幸福，不再想到旁的上面去。

龍英南 我也是這樣想的，所以才結婚。但顯你所說的能夠實現罷。

孫約翰 上帝祝福你們！

（默然。）

趙 雯 現在走罷，也談夠了。

龍英南 我們同出去吃飯去，回頭再來談談。晚上Mr. 陶亞文也許來的，我給你

們介紹一下。

趙雯 那麼你應該在家裏等，不要出去了。

龍英南 沒有什麼關係，他來了不至便走的。吃過飯就回來，也花不了多少時間。
走罷。

(四人同下，空場片刻。)

陶亞文 上。他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女郎，身體康健，剛強活潑。穿的女學生式的衣服。僕人從後面上。)

陶亞文 龍英南先生那兒去了？

僕人 剛走，跟朋友出去吃飯去了。

陶亞文 那時回來？

僕人 一會兒就回！

陶亞文 哦。(他取去披紗，脫下帽子，各處看了一下，隨便坐在桌前。)他總是

這樣的，也不整理整理。（隨手收拾書籍，一會兒又丟了。）

（李子年上。他約二十三、四歲，時髦的青年。衣服穿得很漂亮。兩人目光相觸，立刻都含着敵意。隨後是短時間的含默。他初進來時，陶亞文稍微吃驚，但隨即復原，態度變得鎮靜而驕傲。李子年則時時挾恐嚇的意味。）

李子年（尖刻的口吻。）我知道Miss到這兒來了，剛才又看見Miss龍英南走了出去，恐怕Miss一個人在這兒很寂寞的，大約可以容納我這被棄的人說幾句話罷。

陶亞文（傲然。）請說！

李子年 我聽說你已經跟Miss龍英南訂了婚，是麼？

（這時屋子裏漸漸黑暗。）

陶亞文 是的，我已經跟Miss龍英南訂了婚，婚期就在下禮拜三。

李子年 那麼——哦，我很想替你們新夫婦們祝福。

（默然，各挾著敵意。）

李子年 怎麼現在有了如意的愛人，大約把我完全忘了。不過我請問一句：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陶亞文 (嚴厲的，)當初怎麼樣？

李子年 好好，你把從先對我的情分一概忘記了，又重新同人家戀愛去了！

陶亞文 我勸你清醒一點。從先我對你，不過是很普通的交際。你就自以為是對。你有什麼愛情了。不要妄想罷。我自從認清了你的人格以後，早已跟你斷絕來往。現在請你，以這一次作我們最後的會面，最後的交談罷。

李子年 話是不能由你隨便說的。你知道嗎，你寫的信都好好的保存在我的箱子裏。哼，我用很好看的綉子包著哪，只等必要的時候就拿出來的。

陶亞文 哼，你以為那個能夠恐嚇我嗎？你想錯了！戀愛是絕對自由的。我從先愛一個人，以後不愛他了，另外再愛一個人，這都很坦白的，那就能夠恐嚇我嗎？何況我所寫的信，都不過是平常交際的信體，你保存了怎麼樣？以為

能夠做我的把柄嗎？真正滑稽極了！哈哈！你們這卑鄙的人，只想用種種手段，要挾婦女。你以為我也是那樣軟弱的人，一嚇就怕了的嗎？恐怕想錯了點罷。我的信件，你高興什麼時候發表，就什麼時候發表罷。我敬候你的。

（這時屋子裏已經黑暗，看不清兩人的面貌了。）

李子年 好！（站起來。）我到要看你們夫婦倆能夠幸福到幾時！

陶亞文 （突然伸手捻開電燈，屋子裏大放光明。李子年驟然一驚。燈光耀目，反倒說不出什麼話，只是拭眼。）你這社會的敗類，人間的姦賊，敢快離開我這裏罷！至於你要演些什麼滑稽戲，儘可以隨便演出來。我很高興看你的。

○（按鈴，僕人上。）你送這位先生出去罷。

李子年 好好！你等著就是了。（臨走時露出惡笑。）

（幕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龍英南家裏的客廳。左右的門都開着。三方有窗，從後面的窗裏可以看見一個小小的園庭，屋子裏陳設着一套西洋名貴的木器。有兩個桌子，一個大的，長方形，上面放着鮮花。一個小一點的，圓形，上面放一副電話機。牆上掛着風景片同西洋名畫。

開幕時陶亞文站在屋子裏等候。

(僕人引吳夢茵上。)

陶亞文 歡迎得很！吳夢茵先生。我們很久不見了。平安嗎？

吳夢茵 謝謝您。Mr. 龍英南在家嗎？

陶亞文 請坐。(他們坐在圓桌子旁邊。)抱歉的很，他沒有在家。

吳夢茵 都沒有什麼。我原是來拜訪Mr. 龍英南的。早幾天我便想來的，但是爲

點瑣事攔住了。上禮拜的音樂大會，沒有去嗎？我好像沒有看見你在那兒似的。

陶亞文 去是去了的，不過我回來得很早。

（僕人送茶上卽下。）

怎麼，Mrs 不喜歡那種音樂嗎？

我個人很喜歡音樂。那天是跟之之龍英南一塊兒去的。他不大願意聽，就走了。

約還有點清教徒的性質，不很喜歡音樂一類的東西。

不過他的脾氣很古怪。在家裏坐悶了，一定要到熱鬧的，人家興高采烈的時候，他又厭煩要走了。那天就是鐘就走了。

，有一種文學家，每每有點怪僻的。

呢。(停一下。)我讀過了很多的先生的作品，近來增加我的佩服景仰。先生怎麼能夠產出那麼多的美妙

如，却僥倖得到先生的讚賞。但是我所創造的，那兒有

也想像文藝上的東西，可惜我並不會寫。不然，到拿出來

了。

Miss 有安琪兒一樣美妙的靈魂，就是至高無上的藝術，不是人間創造得出來的，又何必借助於不完全的文字作工具呢。

(啞場片刻。)

陶亞文 我在第八期的文藝月刊上看見先生一篇描寫農村的小說，叫作什麼——

吳夢茵 哦，是那一篇『黃昏瑣語』罷。

陶亞文 是是，正是『黃昏瑣語』，我想起來了。那篇東西真使我愛不忍釋哩。像那樣樸實熱烈的作品，在我國真是空前的傑作，我真佩服那描寫的手腕！

吳夢茵 我的小說能夠僥倖給Z看了，那真使我十分榮幸。因為那樣粗俗的東西，那不堪給像Z一般的人看的。

陶亞文 吳先生對於文藝上的主張，到底如何呢？以前的作品，很帶點Romantic的風味。『初戀』却饒有神秘的思想。近來的幾篇，又像自然主義的作風了。

吳夢茵 Z以為我那樣的好呢？

陶亞文 我是主張改造現實的。與其像浪漫派的空想，神秘派的不可思議，我還
是愛自然主義一類的東西。

吳夢茵 Z對於文藝上的見解，很精確獨到，並且切中時弊。我以為中國的人民太麻木了，非得有幾個文學家晨鐘暮鼓似的喚醒他們，是不成的。所以我很想討論點社會問題，誰知道Z早已見到這層了。改造現實，真是一句很有

力量的話！

陶亞文 像先生一般的文學家，正是改造社會的先驅哩。易卜生與蕭伯納之所以偉大，不就是因為他們引導重要的社會思想嗎！

吳夢茵 我雖然是這樣想，還是希望Mrs.時時加以糾正哩。

陶亞文 我也很想跟先生討論點什麼東西。

吳夢茵 禮拜五晚上林先生家裏有跳舞大會，Mrs.是一定去的罷。若是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我很願意效勞的。

陶亞文 謝謝你！我雖然得了他們請帖，可是還不一定去。

吳夢茵 這種代表近代精神的宴會，常常是某種文藝作品的產生地，我們不可不去的。到那天我很希望在那兒得看見Mrs.。

陶亞文 大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故，我是一定去的罷。我也很希望在那兒能夠看見先生。

吳夢茵 今天下午在公園裏有很好的電影，我興味想邀Ning同去看看，不知道能夠允許我嗎？

陶亞文 我很感謝你。不過我現在恐怕不能去。

吳夢茵 不，現在時間還早。我先去買好票，再打電話來罷。

陶亞文 那我一定奉陪罷。

吳夢茵 我暫且告辭了，等會兒再見。

吳夢茵 再見！（送吳夢茵下，空場片刻。）

（陶亞文回來，站在他們剛才談話的地方，惘然良久，有人來才驚覺他。）

（僕人帶着兩個工人抬一架風琴上，龍英南隨上，指揮他們放好風琴。工人

接了力錢之後，同僕人下。

龍英南 風琴如何？你試試看。

陶亞文 就是我們昨天看的那一架罷。

龍英南 怎麼不是。我看見你喜歡，所以買來的。

陶亞文 你喜歡我彈個什麼調子？

龍英南 隨便罷。彈你所喜歡的。只要你喜歡彈，我沒有不喜歡聽的。

（陶亞文坐下，信手彈一個很甜蜜的調子。龍英南站在他旁邊，起初很用心聽，後來漸漸神思不屬。陶亞文覺得了，一面同龍英南說話，琴音到轉悲哀，並且漸漸凌亂，終至於不能成調而止。）

陶亞文 你怎麼樣呢？我看你似乎有什麼心事樣的。

龍英南 不，我很用心聽你彈。

陶亞文 你何嘗聽我彈呢！近來我很留心看你的行動，你表面上似乎快樂，心裏總是不很安靜。你有什麼事？難道你的快樂已經失掉了嗎？

龍英南 只要跟你在一塊兒，我的快樂永遠不失掉的。

陶亞文 這話只怕有點勉強罷。(閨琴起立。)琴很好，但是我今天却彈不成。剛才你說的話是真的嗎？(他坐在後面的沙發上。)

(龍英南沒有答應他，默然坐在琴前。)

陶亞文 你爲什麼不答應我呢？你說你是很快樂的，那麼爲什麼每每我們談得很濃密的時候，你忽然變得麻木沒有感覺呢？爲什麼我們玩得很高興，繁華而穠麗的時候，你忽然變得沈靜呢？我知道你，你有很深潛的悲感，但是藏着不肯發洩出來，所以你的行事往往很勉強，是嗎？

龍英南 我也不知道所以然。憂鬱像黴菌一樣，漸漸的浸透我的全身。當你在我面前的時候，我還能夠勉強支持，我的精神還能夠勉強振作。一到你離開了我，我便突然降服了，再沒有抵抗的氣力了。我怎麼樣辦呢，只有喝酒。拚命的喝酒。

陶亞文

(走近去撫着龍英南的背。)難道你已經失掉了你的快樂嗎？我們未結婚

以前，你不是很快樂的嗎？哦，那個時候你已經很憂鬱了，不過假裝着快樂的樣子，是嗎？你假裝着快樂的樣子來哄我，唉，親愛的，不要這樣，你使我多麼喪氣吓！

龍英南 不要這麼說，親愛的只有跟你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可以忘掉憂鬱，我可以得到快樂。

陶亞文 我要求你以後不要再喝酒了。只要看見你那拚命喝酒的樣子，誰也會駭倒的。你自己照鏡子看，近來瘦的多了。親愛的，聽我這一回罷。

龍英南 我也想不喝酒，不過——

陶亞文 不過怎麼樣呢？

（默然。他隨便坐在龍英南的旁邊。）

陶亞文 你晚上都到那裏去了？

龍英南 俱樂部。

陶亞文 俱樂部裏有些什麼人？聽說你跟李子年很要好，是嗎？

龍英南 我不過不高興的時候，找他混混日子。

陶亞文 那個人我從先知道的。因為他品行太壞，所以跟他絕交的。你最好不要

跟他來往。

龍英南 親愛的，不要這麼說。我煩悶的時候找他混混日子。我清醒的時候，便再也不找他了。

（默然。）

陶亞文 簡直開的我忘了。剛才吳夢茵先生到了這兒，你只要早來一步也遇着了。

龍英南 他嗎？

陶亞文 我們很談了一會子。他邀我同到林家的跳舞會去。喂，我看他近來的作風又變了，描寫的手腕真高，不愧現在的一個大文學家。

龍英南 那麼他爲什麼常常來會我呢？我不過是一個很平常的民衆，不值得當代

的大文學家一盼的。

陶亞文 你總是這麼固執高傲的。他來過好幾趟了，你也該會會他去。

龍英南 要我去見一個心裏鄙薄的人嗎？要我去見一個迎合社會，沽名釣譽的人嗎？文學家，這有什麼難的！你只要糟蹋幾張紙，寫出些無論什麼東西來就可以算是文學家了。你用淺薄的字句，寫些荒唐奇怪的東西，就可以算是未來派了。你用艱晦的名字，寫些連自己也不懂的東西，就可以算是神秘派了。你用累墜的字句，寫些枯燥片段的東西，就可以叫作自然派了；或者，再加上幾個血與淚的字句，就可以大得一般人的同情，說是勞動文藝家了。吳夢茵不過用更精巧的手段，掩蓋他的淺薄，居然稱爲大文學家了。

陶亞文 你怎麼這麼激昂，親愛的？我才說得一句，你就說上那麼一大篇了。靜罷，我跟你倒杯茶喝好嗎？（給龍英南倒一杯茶。）禮拜五林先生家裏的跳舞會，請帖已經送來了，你去不去？

龍英南 我陪你去罷。

陶亞文 你不要又像平日一樣，半中間走了。你這次要允許我，我們一塊兒去，一塊兒回來。

龍英南 好，我一定同你回來的。不過我看你沒有一件合式的跳舞衣。

陶亞文 這也沒有什麼，我穿前次那一件罷。

龍英南 那一件太不好了。顏色不調和，剪裁也不得法。總得再做一件。

陶亞文 你何必爲這些不要緊的事勞神呢？你現在手頭並不十分活動。剛買了風琴，又要做一件跳舞衣，恐怕要拮据一點罷。

龍英南 不要緊的，我自自然有法子。我知道他們這一次的跳舞會，邀的人很多，各人都要一種特別的服裝。我在雜誌上看見一幅苗子禮服的照片，到很幽雅別致。我們參照著那個做罷。

（僕人上。）

僕人外面有個人要會先生，說是大豐派來的。

龍英南 叫他進來。

（僕人下。）

陶亞文 誰？

龍英南 我先叫了大豐選幾種綢子送來。你自己選好料子，再商量樣式。

（僕人領着綢緞店的跑外進來。他背著一個包袱，放在桌上，打開，裏面有

好幾種鮮豔的綢子。）

龍英南 （同陶亞文看了一會之後。）就是這幾種嗎？

跑外 還有三四種顏色的，沒有全帶來。

龍英南 （向陶亞文。）沒有合意的嗎？我看這種還可以，其餘的都不行。

陶亞文 這個雖然可以，至少還得一色。

龍英南 你把這個留下，回頭再送幾樣來。

跑外 什麼時候來？

龍英南 明天罷。早一點兒。

跑外 是是，回頭見。（下。）

（電鈴響，陶亞文接着。）

陶亞文 喂，我是陶亞文，找誰？……哦，吳夢茵先生……是是，我就來，累你
等候了……再見！（放下電機。）

龍英南 他找你做什麼？

陶亞文 他剛才本邀我到公園裏看電影去的，我恐怕你要來，所以約他等會兒去。

龍英南 你——

陶亞文 怎麼？

龍英南 沒有什麼。

陶亞文 我不久就回來的。（進去換上衣服又出來。）

龍英南 你不要去罷！

陶亞文 (走近他的身旁。)我已允許人家了。親愛的，你好好的在家裏等候，我

不久就回來的。(陶亞文望外走，剛到門邊。)

龍英南 陶亞文，陶亞文！

陶亞文 (他走回來。)親愛的，什麼事？你安靜點罷。

龍英南 (懇求的聲音。)你不要去罷！

陶亞文 我已經允許人家了。好，親愛的，我不久就回來，一定回來的。(下。)

龍英南 (站起來目送陶亞文出去。)他已經走了，走了！現在我一個人，寂寞！

——無聊的生涯！(停一下。)我原想在愛情裏面，暫時休息；原想愛情作蔽

蔭，躲避風雨和怒潮，可驚的文明的侵襲。但是，成功了還是失敗了呢，鬼知

道罷！(以手掩面，頹然坐下。)他已經走了，走了！憂鬱像蛇樣的，又來侵襲

我了。我不知道憂鬱到底是什麼，只覺得許多蛇似的東西，在噬我的血肉，

在嚼我的心。（奮然起立，拿一部書很快的翻了幾頁，丟了，又拿一本，翻幾頁又丟了。）看書原是求智慧的，但所得的只有煩惱，要看書做什麼呢！

（急忙走進去，拿一瓶酒出，酌了一大杯，狂吸而盡。他喝酒之後，默然少頃，似乎在休息，又似乎是品酒的味。）只有這個是我惟一的救援，只有這個能從憂鬱裏解脫我——他不是勸我莫喝酒嗎？不用管罷。我且暫顧目前。（又喝一杯。）酒能使我忘掉一切，解決一切。（記起了似的，）他不是到吳夢茵那裏去了嗎？他到那個虛偽的騙子那裏去做什麼呢？也許，也許——（又喝一杯。）不用管這個罷。我只要保存我的幻像。（又酌了一杯。）

（蔡朝宗同孫約翰入。）

龍英南 （很激動的）歡迎的很！你們倆真是好人，當我最煩悶的時候走來了。

孫約翰 你的酒要喝到幾時呢？

龍英南 我煩悶的時候，惟有酒可以救我。

孫約翰 聖保羅致教會的書說，上帝的兒女們是不應該喝酒的。因為酒能夠使人懶惰，忘記了屬於上帝的事情。

蔡朝宗（拿開他的酒杯，）你真喝的連身子也忘記了。好，我們來陪你，你大約可以暫時放下酒杯罷。

龍英南 那自然可以。不過照孫約翰說的，那麼上帝為什麼創造葡萄呢？耶穌在加拿大，為什麼拿水變成酒呢？

孫約翰 上帝創造葡萄，是使人奉事神的。耶穌在加拿大拿水變成酒，是助人歡宴的。像你這樣拚命的喝酒，那就是魔鬼的誘惑了。

龍英南 不是這麼說的。酒能夠造成一座最堅固的堡壘，使我躲開一切的憂鬱。所以我以為酒的最大功用，不是奉事神，却是奉事人。

孫約翰 這真是褻瀆上帝的話！

蔡朝宗 我問你，你說喝酒能夠使人忘掉憂鬱，那麼酒醒的時候又怎麼樣呢？

龍英南 酒醒的時候麼？那如同從甜蜜的夢裏醒來似的，茫然的空虛的悲哀。

蔡朝宗 那麼你爲什麼要喝酒呢？

龍英南 我不知道。在暗中有不可知的勢力，緊緊的壓迫我。（念，）百年三萬六千日，但願長醉不願醒！（默然。）所以我希望永久的陶醉，在愛情裏或者在酒裏，那都是一樣。只要一醒來，我的心便開始活動，開始思想，引誘我，困擾我，責備我，攻擊我，使我極端的痛苦。（停一下。）我有什麼法子呢？只有尋一些事做，使我的心忙忙碌碌的，得不到空閑的時間，因此便選擇了結婚跟戀愛，或者是使我的心麻醉無知覺，因此我喝酒，拚命的喝酒。（深長的太息。）

孫約翰 魔鬼的誘惑呵，上帝的聖靈引導那失路的羊！

蔡朝宗 可憐的人！你不如沒有心的好。

龍英南 所以我很後悔不該讀書的。

（僕人上。）

僕人 永興鮮花廠的伙計來了。

龍英南 叫他進來。

（僕人下，復同永興鮮花廠的伙計上。）

伙計 龍英南先生您好！

龍英南 你來做什麼的？

伙計 我們掌櫃說，櫃上近來困難的很。先生所欠的一點錢，請借給我們罷。

龍英南 哦，你是來要錢的。多少？

伙計 （拿出一張清單交給龍英南。）一共十一元三毛五分。

龍英南 哦。（遲疑一會。）今天錢不湊手，你等一兩天再來罷。

伙計 先生，我們掌櫃說，櫃上是艱難的很，也不敢來要，實在沒有辦法。先生無論如何，今天少給幾個也成罷。要是一個也不給，我們做伙計的怎樣好

交代吓。

（龍英南打開錢袋一看，躊躇不語。）

蔡朝宗 我這裏有十塊錢；你暫且拿給他罷。

（龍英南接着，又從袋裏拿出兩元，一併交給伙計。伙計數銅元。）

龍英南 你去罷，不用補了。再送兩盆玫瑰來。（他拿清單撕碎丟了。）

伙計 謝謝您。回頭見！（伙計下。）

龍英南 我這一向到弄的很拮据了。剛才替陶亞文訂了一件跳舞的衣服，後天得

要。還差個五六十元，你們兩個替我設設法看。

蔡朝宗 好罷。後天恰好有一筆薪水發，你拿去用罷。

孫約翰 你也太奢華了。這些虛榮何必講求呢？

蔡朝宗 我知道他到不是爲的虛榮，不過太頹廢了。龍英南，你何不振作振作，

找點事做，借此安安心也是好的。

孫約翰 龍英南，你太講求虛榮了，爲了你的妻子，你簡直忘掉你自己了。結婚以來，你到底做些什麼呢？

龍英南 我正在尋求更偉大的事業。

孫約翰 我說，你太讓你的妻子自由了。做丈夫的不能管束妻子，什麼事都聽他的自由。那就像沒舵的船一樣，必定要帶你到最危險的生活裏去的。要是這樣下去，我說，終久要破壞你們的家庭的。你現在不是欠了債嗎？

龍英南 那是我自己的意志。

蔡朝宗 孫約翰牧師，你管的是靈魂的事。至於愛情，你可以不必管吧。

孫約翰 不然，我應該指導人間的事的。聖保羅的信上說，妻子應該順從丈夫，幫助丈夫。現在龍英南，你太溺愛了你的妻子，爲了他，你不獨忘掉了自己的事，連上帝的事也忘了，你沒有得到他的幫助，到爲他犧牲了自己。你現在愛虛榮，講奢華，這不是你從先的性格。到底爲什麼呢？

龍英南 請你不要管，因為這是我自己的事。

孫約翰 爲了朋友，我是有點醒你的。你忘掉上帝，忘掉人的天職，忘掉你自己
在社會上的地位了。哎，這要到幾時呢？

龍英南 是的，我正要忘掉這些？

孫約翰 我憑上帝的聖靈說，你受了魔鬼的誘惑了。

蔡朝宗 走吧，孫約翰，我們也坐久了。

龍英南 上帝跟魔鬼，天堂跟地獄，這有什麼分別？而且與我有什麼關係？我縱
忘了我的妻子，爲他而犧牲我自己，是的，我想要愛他，想在這裏面得到安慰。

走你們的吧！這是我個人的事，用不着你們管。

孫約翰 噯，真是少年氣盛！

蔡朝宗 龍英南的脾氣向來如此的，你還不知道嗎？不用說了，我們走罷，停會

兒再來。喂，龍英南，我很希望你少喝點酒。

龍英南 我不需要喝酒的時候，自然不喝。

孫約翰 魔鬼的誘惑呵，上帝拯救你迷失的羊罷。

(李子年上。)

李子年 你們談的這麼鬧熱，我也來湊個趣兒。

蔡朝宗 ㄟ，李子年多坐一會，我同ㄟ孫約翰要走了。

李子年 怎麼，我剛來你們就要走？

蔡朝宗 我們坐的很久了，剛要走你才來的。再見！

龍英南 再見！

李子年 再見！

孫約翰 願上帝祝福你們！

(蔡朝宗，孫約翰，龍英南三人同下。龍英南復上。)

李子年 我來的恰好，剛剛他們走了。

龍英南 你不喜歡他們嗎？

李子年 不，蔡朝宗自然是很好的。不過像孫牧師那種開口上帝閉口耶穌的，我實在不敢當。不知道你怎麼跟他往來的。

龍英南 我們從先在教會裏認識的。我也很討厭他，專門說不中聽的話。

李子年 正是吓，像你這樣的人，說是從先吃過教的，誰也不肯信吓。你今天怎麼不到俱樂部去，你夫人在家嗎？

龍英南 出去了。

李子年 你知道他那兒去了嗎？

龍英南 大約是公園裏去了罷。

李子年 你知道他跟誰？

龍英南 那——我不知道。

李子年 我告訴你罷。剛才從公園裏來，我看見他跟當代大文學家吳夢茵先生手

攜着手在一塊兒。不知道的都疑心是一對戀人哩——你笑什麼？

龍英南 我吓，我笑吳夢茵也居然大稱其文學家了。

李子年 他比你漂亮的多，名望也大的多呢。——恐怕你還不知道罷，你的夫人常常跟他在一塊兒。

龍英南 那也沒有什麼。

李子年 不過你自己要明白，愛情是可以變更的。

龍英南 沒有的事。

李子年 你能夠確實自信嗎？

龍英南 沒有的事。我雖然沒有什麼確切的證據，說他的愛情終久不變更。但是我的理想如此，決不會錯的。

李子年 哈哈！你原來理想如此，真正滑稽極了！我告訴你罷，愛情是事實，不是理想，你留心點罷。

龍英南 不要緊的。我相信理想比相信事實更甚。無論事實怎麼樣，我抱着一個想像，就照着那個想像做去就得了。

李子年 你這話真有趣！那麼莫怪，我問問你。假如你的夫人真的跟吳夢茵有了愛情，你怎麼辦呢？

龍英南 在可能的範圍裏，我仍舊抱着他愛我的那個想像做我的事。

李子年 (正言厲色的神氣。)我跟你總算朋友一場，我不能欺騙朋友。老實告訴你吧，人家都說你的夫人受了吳夢茵的誘惑，同他感情很好了。你應該知道怎麼樣處置你自己。

龍英南 我抱着我的想像行去。

李子年 多麼固執的人呵！但是我終久要使你醒來才算是朋友。——暫且不說這一個，到俱樂部去吧。今天他們特別熱鬧。

龍英南 (遲疑。)去嗎？

李子年 去去，有什麼說的。（拉着龍英南走了。）

（幕下）

第二幕完。

第三幕

第一場

佈景——與第一幕同，但是房子裏凌亂的厲害。早上八九點鐘的時候。

幕開時龍英南披着衣服坐在桌前，寫什麼東西。他頭髮蓬亂，臉色蒼白，眼睛凹下，顯然是失眠的人，僕人在掃地，掃完了又來收拾桌上的東西。

龍英南（憤怒而不安的口吻。）不要收拾！（僕人莫名其妙的斂手退下，剛走幾步。）來來，我問你，少奶奶到那兒去了？

僕人 七點多鐘就出去了，叫我不要驚動你哩。

龍英南 到那兒去了？

僕人 我不知道。

龍南英 怎麼你不知道？

僕人 那我怎麼能夠知道吓。(下。)

龍南英 (忽然拉碎他所寫的。)我失敗了，完全失敗了！(又鎮靜下去。)不，我不應該是這樣的，仍舊保存可愛的幻像罷。他愛我，我虔心虔意的奉事他。雖然是幻像吧，我不願意失掉。(他起立徘徊。)她出去了。(兩手在空中揮舞。)她爲什麼要出去呢！(倒在椅上。)

(李子年同趙雯上。龍南英並不覺得。)

李子年 喂，你怎麼樣？

龍南英 你們來做什麼的？——呵，你們來得恰好。我無聊極了。

趙雯 你的臉色怎麼這樣難看，有病吧？

龍南英 我昨天晚上沒有睡的好。近來天天如是，成了失眠症了。

李子年 爲什麼呢？

龍英南 我自己也不知道。睡不着有什麼辦法吓。

趙 雯 天氣很好，我們到公園裏走走吧。

龍英南 公園人太多，我很討厭的。

趙 雯 不要緊的，早上人很少，我們找幽靜點的地方，去吸吸新鮮空氣，於你的身體也是很有益的。

龍英南 我不高興去。雖然無聊極了，還是在家裏的好。

李子年 他的脾氣是這麼的。不如直捷告訴他吧。

龍英南 什麼事？

趙 雯 Mrs 龍英南那兒去了？

龍英南 他出去了。

李子年 那兒去了？

龍英南 那兒去了？

李子年 怎麼這樣早就出去了呢？

龍英南 我不知道。

李子年 你起來，好好的聽。我老實告訴你吧。你還在夢裏。什麼也不知道哩。

龍英南 能夠長在夢，那到是最願意的。

趙 雯 我們不能讓你長在夢裏吓，爲了朋友。

李子年 Mrs 龍英南到那兒去了，你真不知道嗎？

龍英南 (勉強的鎮靜自己，把感情壓伏下去。) 你這樣追問是什麼意思呢？我剛

起來，他已經出去了，自然不知道他往那裏。

李子年 (譏諷般的口吻。) 爲什麼這樣早？

趙 雯 那也難怪，那樣的事，自然是不願意人家知道的。噯，龍英南，你受了

欺騙了。

李子年 你還是不知道的好吧。

龍英南 他做的什麼樣的事？

李子年 你問，我自然得告訴你。但是，龍英南，你心氣和平點，靜靜的聽，不要鬧亂子，我才能夠把事情的眞象告訴你。——但是，我怎麼樣稱呼呢？是

龍英南還是Miss陶亞文呢？因為他已經不愛你了，他的愛情，早已傾向大文學家吳夢茵了。

趙 雯 龍英南，你受了人家的欺騙了。

龍英南 是的，仍然是從先的老話。（鎮靜的態度很使他們二人吃驚。）

李子年 但是今天的事情不同了，你知道吧。Miss陶亞文跟Mr.吳夢茵約了今天，早上在公園裏最幽靜的地方會晤。你知道不知道，這不是平常的會晤。

龍英南 我不願意相信這個。

李子年 事實終久是事實，不由你不相信的。

趙雯 你要用事實證明理想，不要爲理想犧牲了事實。你自己的事，應該自己處置。就是在外國，也沒有讓自己的妻子去愛旁的一個人的。

龍英南 這話我已經聽過好幾次了。

李子年 何如？我說不給那個給他看，終久是不成的。

趙雯 你說的話是對的，不過未免有點——

李子年 不要緊的，只要事情做好了，就用點手段不妨礙。

趙雯 這也沒有辦法。（拿出一條手巾交給李子年——注意：這裏要用第一幕裏

趙雯從龍英南家裏拿去的那一條手巾，不過舊了點，並且多繡上了幾個字。）

李子年 你一看見這個，就知道是誰的吧？

龍英南 他的，他贈我的。（不復如前此的鎮靜。李子年覺得了，立刻逼緊一

句。）

李子年 你仔細看看，就可以知道你是錯了。Miss 陶亞文的後面，不是繡了 W. M.

兩個字母嗎？W.M.是誰的縮寫，你知道嗎？我勸你醒醒吧，不要再做夢了！

龍英南（突然走到李子年的面前，奪去手巾。）你說你說！這東西是那裏得來的！

李子年 靜着，不要那麼激昂，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你吧。吳夢茵時常到這兒來，

Miss 陶亞文未免受了他的引誘。我早有點知道了，爲朋友起見，便暗暗的監視他們的行動，才發見了今天早上的密約。這手巾是Miss 陶亞文贈吳夢茵的。

我跟Miss 趙雯設法取來，打破你的迷夢的。現在你的夢也該醒了吧！

龍英南（突然發怒，抓住一柄傘在空中揮舞，感情十分激動，）你們撒謊的人！

趙雯（大驚。）呵，這是怎麼一回事！

龍英南——你們欺詐的人，快趕走吧！我知道你們的意思，你們的好謀詭計，

無非嫉妬我們的愛情吧。你想破壞我們的幸福，你魔鬼！趕快滾你的！

李子年 哈哈，你現在知道了罷！嚇，去看看你的夫人，漂亮的Miss 陶亞文吧！

（露出毒惡的笑容。）

趙 雯 (向李子年，) 你怎麼樣？

龍英南 魔鬼！趕快走罷！（推他們出去，用力關上門。）

（龍英南無力的坐下，臉色慘白，很痛苦的忍受着。傘丟在一旁，暫時的靜默。忽然他發出尖銳的叫聲，跳起來又坐下。）

龍英南 我失敗了，完全失敗了！（拿着手巾。）這是他的手巾，他的，他的，的確是他的！哈哈哈哈哈！（拿手巾撕碎了。）沒有了，一切都沒有了！我也應該去了。（他匆匆的在抽屜裏拿出一件東西塞進口袋裏，匆匆的披上一件衣服走了。）

（幕下）

第一場完。

第二場

佈景——公園裏的一部分。後臨水，再後爲濃密的樹林。左邊是假山石同樹。右邊有一個亭子旁，邊也是很濃密的樹。地上長着很茂盛的草。正是早晨的時

光，鳥雀叫得很凶，漸漸的少了。

開幕時有三個男孩子在草地遊戲，都是十歲上下，穿着學校裏的制服。

孩子甲 我們怎麼玩呢？

孩子乙 捉迷藏吧。

孩子甲 人太少了。

阿髦 搶位子吧。

孩子乙 樹隔的太遠了，我們跑不到。

孩子甲 那麼我們怎麼玩呢？

孩子乙 你的毬子帶來了沒有？

阿毛 這樣深的草怎麼踢毬子呢？

孩子甲 我們檢松球兒，大家堆寶塔玩。

阿毛 堆寶塔玩。（他門分途檢松球兒。）

孩子甲 我這裏有一個。

孩子乙 我這裏得三個。

阿毛 你們聽！芳子來了。

孩子甲 那裏？

阿毛 你沒有聽見唱嗎？

孩子乙 是的，芳子來了。

孩子甲 芳子從來不生氣的。誰能弄得芳子生氣，我們就封他做大哥。但是不准欺負他。

孩子乙 不准欺負他！

阿毛 我能夠。（芳子從亭子後面走來。他是一個十來歲的女孩子，兜着一衣襟的落花，阿毛迎上去，一手扶着他的腰，一手挽着他的頸項。）他們做好了筵席，要你做我的妻子，你肯嗎？（芳子推開他的手，很很的瞪了他一眼。）

孩子甲 阿毛贏了。(哄笑。)

孩子乙 芳姑娘從來不推人的，阿毛贏了！

(遠遠的聽見鐘聲。)

阿毛 上課了。(他們一塊兒跑了。)

(吳夢茵同陶亞文從假山石後走出。)

陶亞文 看那班活潑的孩子！

吳夢茵 這個地方很好，我們歇歇吧？

陶亞文 你爲什麼寫信要我清早到這兒來呢？

吳夢茵 早晨很清靜神秘的，在這裏，地方很隱秘，沒有什麼人來的。

陶亞文 你是喜歡這個地方幽靜嗎？

吳夢茵 我很喜歡在清靜的地方，跟最好的朋友談天。

陶亞文 我昨天晚上接到你的信，知道你一定有什麼神秘美妙的感覺的，所以特別來

的早。你要知道，我平常並不起的這麼早。

吳夢茵 那我攪擾你了，很抱歉的。——早晨是自然最美妙的時間，宜於表現人間最美妙的感情的。

陶亞文 你這話怎麼講呢？——喂，你在想什麼？

吳夢茵 我忽然想到『春之波』那一部書了，裏面有幾句真好。

陶亞文 幾句什麼話，你記得嗎？

吳夢茵 記得的。(念，)『愛情創造了世界，愛情完成了世界；因為這是神秘中的神秘，美妙中的美妙。』

(默然。)

陶亞文 你看草間的露珠沒有乾，太陽照着，一顆顆都像金剛石似的。

吳夢茵 (神思不屬。)你來的時候，Mr 龍英南知道嗎？

陶亞文 他不知道。——你忽然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吳夢茵 我——我偶然想起來了，隨便問一句的。

陶亞文 你的意思恐怕不是這樣的罷。

吳夢茵 或者不是，龍英南不知道你那裏去了，也許要尋找呢。

陶亞文 這個與他沒有什麼關係。我又不是小孩子，我的行動不必勞他的神。況且我常常出來的，他從沒有過問我一次——你怎麼樣？

吳夢茵 天氣很晴和，這裏的風景又美麗，跟之安琪兒一般的人在一塊兒，我心裏太歡喜了，或者有點激動吧。

陶亞文 我也不過是一個很普通的人，怎麼使你——（忽然咽住沒有說下去，轉臉望著水面。）

吳夢茵 Mrs. 好像輝煌的朝日，溫暖的春風，使一切寒冷黑暗，都掃盡了。Mrs. 像曉露一般的清潔，鑽石一般的晶瑩。——

陶亞文 （插斷他的話。）你看水面上的一羣魚。（默然，陶亞文起來依在欄干

邊，少時，吳夢茵也走到他的旁邊。）你看魚兒追逐得多麼活潑！人也能夠有這樣的快樂嗎！

吳夢茵 我想人間有比他們更快樂的。

陶亞文 你又要發表你文學上的幻想了。

吳夢茵 同Zig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確實比魚兒更要快樂。

陶亞文 ——我平常不大喜歡寂寞的。我常說都市就是一切的文明，而鄉村不過是一般文化比較低的人住的。然而今天我彷彿覺得我的主張有點動搖了。

吳夢茵 怎麼樣呢？

陶亞文 今天的景致這麼美麗，我確實被感動了。假如我是一個文學家，這時到很想做做詩看。

吳夢茵 Zig的主張始終不錯的。都市的生活，優美而多變化。鄉間不過是簡單枯燥罷。就如這樣優美的景致，也只有Zig一般高尚的人才知道賞鑒。你看

這兒來的人不是很少嗎？

陶亞文 我恐怕只有都市的公園，經過人工佈置的，才有這樣的美景，鄉間未必有罷。——你聽，什麼鳥兒叫的這麼怪好聽的？你們文學家的直感最敏銳，知道這鳥兒叫的是什麼意思嗎？

吳夢茵 是時候了，他唱的愛情的歌哩。

（默然。）

陶亞文 你不要這麼捏着我的手！——我站累了，坐一會兒就到旁的地方去吧，這兒到底太寂寞了。（他回來坐下，吳夢茵站在椅子背後，瞪瞪的望着他）你不坐嗎？

吳夢茵 我走走好。

（他徘徊着。陶亞文口裏隨意哼一隻短短的曲子，他的脚步遲而重，面部表情焦燥而疑懼，時時回顧，一會兒走到很遠的地方，站着，突然回來，站

在陶亞文的面前，用異常的目光看着他。

陶亞文 你怎麼樣啦？爲什麼這樣看着我呢？

吳夢茵 我有一句最誠懇的話，想Mrs. 面前貢獻出來。

陶亞文 你有什麼話請說罷。

吳夢茵 我是一個世間最孤另的人，沒有家庭，沒有朋友，沒有安慰我的人。痛

苦極了，便把我呻吟的聲音，寫在紙上，雖然也有了許多的讀者，但是沒有一個真能了解我的人。我好像一株軟弱的小草，漸漸要枯乾了。（停一下。）

自從遇到Mrs. 以後，我才得到重生。Mrs. 是我靈魂的歸宿，精神的係戀。Mrs.

使我枯燥的生活變爲有生趣，而我也爲Mrs. 而生的。我心裏藏着兩個

字：「我愛！」

陶亞文 你的意思我很感謝，我願意永遠爲你忠實的朋友。

吳夢茵 （逼近一步。）我所懇求的不是這個，我所懇求的是那至高無上的愛情，

這愛情我已經蘊藏了許久，已經關不住了。

陶亞文 你爲什麼說出這個話呢！（很莊嚴的。）我們以朋友的感情始，也必須以朋友的感情終。這是我所希望的。時候不早了，我們到前面吃點東西去。我也想回去了。（起立。）

吳夢茵（突然跪下。）我將全身全意都貢獻在你面前，懇求你答應我一個字，懇求你——

陶亞文（退避到椅子後。）你要知道，愛情是雙方相互的關係，不是一方面勉強可以成就的。我對於你，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感情，或者是我有時不大拘泥形跡的舉動使你誤會，那麼我應該對你抱歉。現在我明白告訴你說，我願意跟你做朋友，但是說不到愛情上面去。你要知道，我已經結過婚了。

吳夢茵 要是你——司愛情同命運的神——不允許我，那我還有什麼生趣呢！以後我怎麼樣？在都市中吧，這裏有最痛心的紀念，是我的致命傷。到窮山深谷

去吧，我的靈魂也要憔悴而死亡。要是你，愛情的神，不允許我，那我惟一可走的路——只有自殺！（拿出一支手槍。）我願意死在你——愛情的神——面前。

陶亞文 何至於此呢！唉，你太激動了。（急忙奪去他的手槍。）我們到前面去，

休息一會，你就可以安靜一點了。

吳夢茵 要是你不允許我，我終久只有自殺！生活着有什麼意思呢！允許我吧！

——允許——

（蔡朝宗從假山石後走出。）

蔡朝宗 好一個文學家，居然以自殺要挾人嗎？

（吳夢茵同陶亞文都大驚。陶亞文急走到椅子背後，猶自喘氣。吳夢茵急起來，蔡朝宗已經走到面前，怒目而視。吳夢茵驚懼憤怒羞慚的感情交併，無意識的向後退）

蔡朝宗 好好！青年著作家，文壇上的健將，竟約一個無助的婦女，到這裏來，以

自殺要挾他，李子年早說你不懷好意，果然今天演出這齣滑稽劇來了。可惜
Miss 龍英南太坦率，不能早早看破你卑劣的行爲。你這愛情中的蝨賊，文學
界中的敗類，趕快走罷！你到家裏自殺去，不要污壞了這塊清淨的土地！

（吳夢茵匆促下。）

蔡朝宗 Miss 龍英南受驚了。對不起，你拿那支手槍給我看看。（陶亞文拿手槍
交給他。）哈哈哈哈哈！我早知道他是騙人的！這個玩意兒，不知道從那個古
董舖子裏搜來的。哈哈，自殺的手槍爲什麼不裝子彈，並且連機件也不完全
呢！哈哈哈哈哈！（丟到很遠的地方去了。）

陶亞文 唉唉！要不是 Miss 蔡朝宗來，我真不知怎麼樣辦；謝謝你！

蔡朝宗 Miss 也累了，坐下休息一會吧。我有一句忠告的話：現在的青年，像吳
夢茵一般的敗類正多的很，Miss 以後到要小心點哩。

陶亞文 謝謝你的話。其實我也不過是很普通的交際，怎麼他們誤會了呢？

蔡朝宗 不是誤會，是故意如此的。Mrs. 只要看他用的假手槍，就可以知道他的奸謀了。這且不說，我們談談Mr. 龍英南的事情罷。

陶亞文 Mr. 龍英南的事情？

蔡朝宗 是的。我覺得只有我最好說。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的事跡，他的性情，只有我知道得最清楚。他現在是頹廢憂鬱，然而他確實有超越的天才，這天才終久要發揚光大的。他現在是一切無望，一切失敗，只希望在家庭裏得到休息同安慰。爲了組織家庭，他不惜重大的犧牲，直至於舉債，Mr. 想必知道的。我希望Mrs. 能夠體諒他這一番意思，而不使他再失望。就說Mrs. 近來的事吧，請你不要怪，我說實在有點對不住Mr. 龍英南。

陶亞文 我何嘗不知道這一層，他對於我，雖然處處周到，但是我始終不知道他的心。他依從我的話，迎合我的意思，而這些都彷彿是機械的。他對於我，勉強快樂，勉強說笑，他的話都不是出之於心。我曾經竭力探索，但是終久

不知道他的心在什麼地方。我還年輕哩，我要我自己的生活，合理的生活，而不能愛這樣一個機械的人，也是很正當的。

蔡朝宗 我知道感情是不能勉強，而Mrs所說的話都是正當的。但是，龍英南，他確實有不可多得的天才，他確實能夠給人類貢獻偉大的東西的。他現在所需要的，是休息同安慰，而只有之能够完成這兩種使命。

陶亞文 我是一個人，並且很年輕哩。我要我自己的生活，而不能以看護婦作終身的事業。從先已經錯了，現在要想法子糾正這個錯誤。

蔡朝宗 不幸的龍英南呵！

（龍英南從假山石後走出，步履遲重，臉色蒼白，石像般站在他們面前，臉上呆板板的沒有什麼表情。）

陶亞文 呵，你來了！

龍英南 對不起，我驚駭你們了。

蔡朝宗 我們到前面坐去罷。

龍英南 不，這兒很好。謝謝你，Mr. 蔡朝宗，那個討厭的東西被你趕走了。

蔡朝宗 我很抱歉我來遲了。Mr. 龍英南受了點驚駭。

陶亞文 我沒有什麼，到覺得滑稽極了——你怎麼樣，臉色這麼難看？不舒服罷。

龍英南 我很好，沒有什麼。你們剛才說的話我都聽見了。陶亞文的要求很正當。

——Mr. 蔡朝宗坐吧——總而言之，錯誤都是我種的因。我自己釀出來的酸酒，是應該我自己喝乾的。

蔡朝宗 這都不用說了。事情已經過去，我們忘掉了這個吧。

龍英南 我不是說今天的事。陶亞文，我對你很抱歉，請你原諒。因為我欺騙你了。

陶亞文 欺騙我？沒有的事。你對我始終是很誠實的。

龍英南 我欺騙了你，你還不知道。今天說吧——我並不是真正愛你，我所說的

都是假的。

陶亞文 呵！

蔡朝宗 龍英南，你歇歇吧。你所受的刺激太深了。

龍英南 你不用管，聽我說吧。我的理智很清晰，要把我的事完完全全告訴你們。

我不說你們怎麼知道呢。但是，我失敗了，完全失敗了！（停一下，慘然的望着二人。）我同陶亞文結婚，並不是因為有愛情，是因為要製造愛情。爲了要免掉不可抵抗的憂鬱的侵襲，我想把全心全身都消磨在愛情裏面，免得再想到旁的事。（停一下。）所以我努力做得使陶亞文相信我是愛他，並且努力不去想旁的事。現在我是失敗了，而我也明白一切了。（頹然倒坐在地上。）

陶亞文 龍英南，龍英南！

龍英南 陶亞文，我對你很抱歉，你的要求是正當的。

陶亞文（俯伏。）龍英南！

龍英南（勉強拉着陶亞文的手。）我愛你，陶亞文，請你相信我。這是第一次的

愛你，也是最後的愛你了。（突然拿出手槍來打了一下。倒地。）陶亞文。——

（他死了。）

（蔡朝宗跑下察看。）

陶亞文 已經死了，你不要動他，（蔡朝宗起來，痴痴的立在一旁。陶亞文坐下，扶起龍英南的頭枕着自己的腿。）你確實是一個可愛的人兒。你的臉，你的頭髮，你蒼白的嘴唇，你閉著的眼睛，都十分可愛；而我尤其愛你這一意孤行的性格。龍英南，龍英南！現在我知道你的心了。要是我早知道你的心，我早已愛你了，——完了！你死了嗎？你的手槍裏有子彈嗎？完了！什麼都沒有了！（突然起立。）NO 蔡朝宗，請你去叫警察來。

（幕緩下，同時聽見很遠處傳來的鐘聲，一下，兩下，什麼都沒有了！）

第三幕完

全劇完

離婚

時間——事實發生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天。

地點——第一幕第四幕在北京。第二三幕在外省的一個縣分。

劇中人——

章紮之，大學生。

金堅甫，大學生。

歐陽青，大學生。

李雄五，大學生。

張起瀾，大學生。

段耀宗，大學生。

王自強，大學生，以上都是章紮之的朋友。

蘇從軌，章絜之妻弟，中學剛畢業。

章墨軒，章絜之叔父。

章蘇氏，章絜之的妻。

章雲苔，章絜之的妹。

周婉倩，高等學校的女學生。

外有遊人甲，乙，公寓聽差，女僕侍者等。

第一幕

佈景：——

公寓式的住房，全部用有花紋的紙裱着。左邊靠後方一扇木格子冷布糊的窗戶，下面有一塊玻璃，用紗障着。左前方一門，也是木格子的，後邊靠右一張沒掛帳子的牀，牀前一個書架子，稍前一張躺椅，窗下一張書桌，室中一

桌，牆上掛了很多的畫片，同架子上的書一般都是很凌亂的。

開幕時太陽由窗中射入，正是九十點鐘的時候。金堅甫剛起來，伸了伸腰。

金堅甫 聽差！聽差！

（聽差入，他隨手拉一張椅子坐下。）

臉水！

（聽差拿臉盆下。）

簡直沒有睡足！

（彷彿要瞌睡的樣子。聽差入，他微驚。）

嚶！

聽差 唔？

金堅甫 沒叫你，你去罷。

（聽差下。他洗臉。）

（李雄五同歐陽青入。李雄五的服裝，非常時髦漂亮，幾乎使人不耐。歐陽青的衣服雖然也很時髦，但沒有那麼華麗。）

李雄五 早吓！我們以為你還不會起來呢。

金堅甫 （停止不洗。）

你們不比我更早嗎？現在也快十點了。

歐陽青 我們是有事的，昨天晚上那裏去了，我叫電話死叫不通哩。

金堅甫 莫講起，章紮之拉我去當『邊臣』，沒有辦法，只好同他去的。

歐陽青 那還不好嗎。怎麼沒有人邀我？

金堅甫 你們有什麼事？一定回去嗎？

（聽差拿牛奶同報送上卽下。李雄五看報，金堅甫洗完了臉。）

歐陽青 我兩個已經定了回去了，章紮之呢？

金堅甫 大約也回去吧。我要送你們的行吓。看戲好不好？

李雄五 今天新世界唱三本狸貓換太子哩，你請我們看去罷。

歐陽青 不如到遊藝園看琴雪芳的好。

金堅甫 日戲晚戲？

李雄五 還是狸貓換太子的熱鬧。

金堅甫 隨你們的意思。我是無可無不可的。並且也沒有你們的內行。

歐陽青 今天琴雪芳的鴻鸞禧，多麼好看。並且是日戲，若是定要看狸貓換太子，

晚上也不遲吓。

李雄五 好罷。——老章那兒去了？

金堅甫 大約沒起來罷。我叫聽差叫去。

李雄五 不必吧。我們自己鬧他去。老歐。

金堅甫 還是到我這里坐罷。

李雄五 即刻來。

（李雄五，歐陽青同下。金堅甫靜坐着啞場片刻。他整理書籍。）

金堅甫 灰塵多麼厚了！——這一向來，什麼事也忘記了。

（李雄五，歐陽青，章紮之同上，章紮之穿着襯服，沒帶領結子，短褲，拖鞋。）

歐陽青 你看這一個運動家！

金堅甫 剛起來吧？

章紮之 我起來很久了。在房子裏收拾點東西，才弄成這個樣子的。

李雄五 你房子裏弄的那麼糟，預備什麼時候走？

章紮之 我想明天就走。

金堅甫 怎麼那麼急？

歐陽青 有Wife的人自然性急的，那像我們一樣慢騰騰的。

李雄五 我們吓，遲回去早回去都沒有什麼意思。

章絮之 我也本不想這麼快的，家裏有信來，要我早點兒。

歐陽青 恐怕是娘子軍的將令相催吧。你走的這麼快，那我們可不能同一路了，

我至少得耽擱幾天。李雄五，你呢？

李雄五 明天怎麼能夠走？讓他一個人先去吧。

金堅甫 哦，你們倒是能夠一路走的喲。

李雄五 可以同到家，我家裏隔他家不過幾里路，老歐更隔的近了。

金堅甫 你們都是可羨慕的，只有我死守在北京，不得回去，真是討厭哩。

李雄五 回去有什麼意思。我本不願意回去的，無奈家裏屢次寫信來催，也只好

敷衍一趟，哼，倒是你好哩！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帶一個 Lover 中央公園

走走，荷花邊頭坐坐，喝點咖啡，多麼有趣！

金堅甫 你們都是可羨慕的。

歐陽青 我們有什麼可羨慕的。章絮之才真是可羨慕哩。

章紮之 我又有什麼可羨慕的？

歐陽青 你吓，現在回去，有親親愛愛的尊夫人在家裏等着，兩下裏一年相思，才能夠到手，見面之後，哄，我怕正合着西廂上的一句話，叫做『臉兒相偎，手兒相持，腿兒相——』

（大笑，李雄五同金堅甫隨聲附和。）

李雄五 對吓！想必尊夫人接到了你的信以後，天天盼不到太陽下去哩。老歐，喂，Mr金堅甫，我們歡送Mr章紮之回去，可以做一篇賀表，恭祝他們二位製造國民成功。

金堅甫 是是，贊成贊成！

章紮之 （冷冷的回答。）

可惜我的 Mr 不認識字，辜負你們這一番盛意了。

李雄五 那要什麼緊，你解給她聽就得了。

金堅甫 Mr. 章黎之，你何不把你的夫人接到北京來同住？

章黎之 那能夠就好啦。我的 Wife 是我媽定的。一個全不開通的鄉下婦人。帶

到北京來做什麼，只會丟人哩！

歐陽青 你這瞞誰？我們同住一塊兒的那能不知道。久已經聽見尊夫人的賢德能幹，是點着燈籠也找不着的。老李，我們回到家裏，索性拜望拜望去。

李雄五 那我一定！

金堅甫 可惜我不能回去。

章黎之 夠了！我的 Wife 消受不起你們幾位的拜訪。她只會縫衣作飯，既不知道交際，又不曾應酬，你們去幹嗎？

歐陽青 一章太謙了！

金堅甫 這還不好嗎？縫衣作飯，也是女子應盡的天職吓。

章黎之 罷罷！我甯肯不要她盡這樣的天職。我媽也是多事，不知道爲什麼要跟

我定這門親。現在真是一點意思也沒有！

李雄五 真的。在外面愛上一個多麼有趣。

金堅甫 你們把婚姻的事太看容易了。自由結婚，並不是隨便結婚。我看有許多
人，兩下裏認識不久，就結婚了。這不過一時的衝動，沒有詳細的考查，到
後來每每鬧出亂子來了。還是父母代定的妥當一點兒。

歐陽青 道學先生！

章紮之 我吓，什麼也不管，只要當初沒定這一份親事，我現在就快樂了。

李雄五 就可以大講其戀愛了。

（段耀宗張起瀾同上。服裝漂亮，舉動時髦的學生。）

段耀宗 好吓，你們在這裡講戀愛吓，說給我們聽聽。

張起瀾 呵，Mr. 李雄五 Mr. 歐陽青也來了，多麼熱鬧！

歐陽青 你們來了不更熱鬧嗎？

段耀宗 金堅甫，你的試驗完了嗎？

金堅甫 上個禮拜完的。

段耀宗 真要命！我們剛完。考的何如？

金堅甫 我都丟了，恐怕有好幾門不能及格。

張起瀾 金堅甫真不錯，自己考！

（聽差上。金堅甫拿一份報在旁邊看。）

聽 差 章先生電話！

章紮之 那裏來的！

聽 差 堂子胡同周宅。

章紮之 哦，你們坐坐，我就來。

（章紮之急下。）

歐陽青 你們猜這電話那兒來的？

李雄五 不知道。

張起瀾 你說那兒來的？

歐陽青 看他那種匆忙的樣子，臉上又露着得意的顏色，一定是什麼女朋友打來的。你們說我的話對不對？

金堅甫 是吓，堂子胡同周宅，那是周婉倩給他打來的。

歐陽青 何如？我的話沒有不對的。

段耀宗 周婉倩那不是在學生聯合會常出出風頭的嗎？

歐陽青 大約是她吧。老章現在攀上高枝兒，難怪剛才大發其 *Wife* 的牢騷哩。

張起瀾 老章什麼時候走？

李雄五 說是明天吧。

張起瀾 你們兩個呢？

李雄五 先本預備跟章黎之一塊兒走的。現在他這麼急，我們只好另走啦。

段耀宗 急做什麼！多玩幾天不好嗎？昨天晚上我在第一樓遇着素雲，正在問你
哩。

歐陽青 我們到不必着急，家裏沒有 Wife 的，急什麼！

張起瀾 這一去又有兩個月不能會面了，何不趁今天打幾圈？

段耀宗 我們有六個人怎麼打吓？我看還是撲克好。

李雄五 罷了，我沒有這麼多錢輸，打撲克。

金堅甫 安靜點罷。快吃飯了，下午我邀你們看戲去。沒有多久了。

張起瀾 哦，Mr. 金堅甫邀我們看戲去喲。多謝，多謝！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金堅甫 我看 Mr. 歐陽青，Mr. 李雄五同章紮之都要回去了，特爲請他們玩一玩
的。你兩個恰好碰上了。

段耀宗 (拿手表一看。)

下午看戲去，還有兩點多鐘，在這裏有什麼意思，張起瀾，我們到梨香園打

球去

歐陽青 何不一塊兒去？

段耀宗 我不高興同你們走。總是扭扭捏捏的毫不爽快。你們等會兒到梨香園來

叫我們罷。

金堅甫 讓他們走罷，Wife 歐陽青。他們兩個到了一塊兒是再也不會安靜的。

張起瀾 今晚上拉你到老五那里去，更有不安靜的給你看哩。

金堅甫 多謝！

(張起瀾，段耀宗下。)

這兩位老先生，我真怕了。到了一塊兒，不是要打牌，就是拉去逛窯子。

歐陽青 Wife 金堅甫真還有點道學先生氣概。

李雄五 老歐，我忘記問你了，章紮之的 Wife 到底漂亮不漂亮？

歐陽青 你想父母代定，那能有漂亮的。章紮之的 Wife，我告訴你吧，一個

鄉下婦人，沒有讀過書也沒有見過世面，章紮之爲了此事，正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苦處來呢。

金堅甫 那麼他們的愛情一定不很好了？

歐陽青 愛情！恐怕是愛情的反面哩。說不定什麼時候要離婚的。

（章紮之上。）

怎麼去了這麼久？你們說些什麼情話吓？

章紮之 你知道我跟誰打電話？

歐陽青 哼，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你的事那一件我不知道？堂子胡同周宅，不用

我說，誰也知道了。堂子胡同周宅，你知道嗎？

李雄五 自然是最可愛的周婉倩打來的。

章紮之 也沒有說什麼話。

歐陽青 不用掩飾了。我看你面上有喜色，一定得了什麼好消息的。

章紮之 也沒有什麼話。她聽說我要走，特來問問確不確的。並且說馬上要來。

叫我莫——

歐陽青 (拍桌。)

難怪吓！

章紮之 怎麼？

歐陽青 真是天從人願！剛說到Miss周婉倩，Miss周婉倩就要來了。

李雄五 章紮之，你一定要跟我們介紹的。

章紮之 真的，我的房子那麼髒，他來了怎麼坐呢。

金堅甫 請到我房裏也是一樣，我跟他也是會過的。

李雄五 是吓，請到這里來，我們也好會會。你一定要跟我們介紹的。

歐陽青 (向章紮之。)

她說馬上來，你就是這個樣子成嗎？未免太不恭敬了。

章紮之 哦哦，真的，你穿衣服去。

（章紮之下）。

李雄五 這才是招待愛人的辦法哩。

金堅甫 你們不要笑，我也要學章紮之的樣了。

（他穿長衫）。

歐陽青 章紮之很有點意思了，我很希望他跟周婉倩發生愛情，那麼便跟家裏的 Wife 離婚了。

金堅甫 那麼你是贊成離婚的。

歐陽青 非常之贊成！尤其是父母代定的婚姻，非得離掉不可。不獨我自己是這麼樣，並且願意人人都是這麼樣的。

金堅甫 爲什麼父母代定的婚姻一定要離掉呢？那麼父母不應該跟兒子訂婚了。父母一番好意，反到變成歹意了。

歐陽青 你們想，結婚是做什麼的，還不是爲的終身幸福，快樂快樂嗎？那麼第一要緊的是漂亮，其次是要會交際應酬，跳跳舞，唱唱歌，按按鋼琴，帶出去才有個趣兒。要是父母代定的，他那管到這一層吓，他不過要討一個兒媳，那兒有什麼好意對兒子吓。只要能夠當家做事，那就是好兒媳了。根本上既不同道，終久是弄不來的。我想父母既是這樣蠻橫，我們只好離婚。積極的抵制！

李雄五 只有離婚，積極的抵制！

金堅甫 我總不贊成你的話。父母跟兒子訂婚，雖然意見有點不同，也不過是少年人與老年人心理的差異，絕不至於像你所說的不懷好意。從來只有助合人家的婚姻的，那兒見你這主張破壞人家的婚姻的？

李雄五 離婚不能說是破壞婚姻。

歐陽青 就破壞婚姻怎麼樣？跟一個毫沒有愛情的女人住在一塊，木頭似的，什

麼意思也沒有，不離婚又怎麼樣？夫婦間既然沒有愛情，兩下裏都感受痛苦，倒不如爽爽快快的離掉了事。不過外面沒有愛人的，那就切不可離婚哪。

李雄五 你這話怎麼講？

歐陽青 這也不知道嗎？家裏的 Wife 雖然不好，總是聊勝於無。要是沒有愛人就離婚，那不是兩面落空嗎？聰明人是不幹的。——哎，父母代定的婚姻，非得離掉不可。離掉的多了，他們自然不敢跟兒子代訂了。

金堅甫 你們這都是些沒有人道的話。就是一個鄉下婦人，也不是他自己願意跑到丈夫家裏來的。他原是想靠丈夫過日子的，一離掉了，做丈夫的倒可以再娶一個，沒有什麼事，她怎麼樣？不是坑了她嗎？我說，夫婦間雖然沒有愛情，只要不十分決裂，也應該將就下去，因為一離婚，男子不倒麼怎樣，女子可是苦了。

歐陽青 那管得着嗎！她不知道自己謀生活去？我吓，只要有機會，還是勸人家

離婚的。

李雄五 不要鬧，聽是穿高跟鞋子的來了。

（章絜之、周婉倩同上，他換了一身洋服，但不知在什麼地方，總覺得不合適。）

（他們互相見禮。）

章絜之 對不起！我因為要回去，屋子裏弄的髒極了，請暫且在 Mr. 金堅甫 房裏坐一坐吧。真是抱歉得很。

周婉倩 這要什麼緊。Mr. 金堅甫 我也是要來拜訪的。

金堅甫 不敢當！

周婉倩 這兩位是——

章絜之 呵，我忘記給你們介紹了。這位是 Miss 周婉倩，現在女高師。這位是

Mr. 李雄五，在北大，這位是 Mr. 歐陽青，法政學校。

李雄五 我們真是榮幸的很，今天在這里與Miss周婉倩相會。

歐陽青 我跟Miss好像會過的。一時記不起在什麼地方了。

周婉倩 是的，我們從先在學生聯合會見過的——你一定回去嗎，Miss章紮之？

章紮之 我恐怕明天就要走。

金堅甫 聽差！

（聽差上。）

拿幾瓶汽水來。

（聽差下。）

周婉倩 那麼急？是到貴省長沙去吧？

章紮之 不是的我回到家裏去。我家住在瀏陽，隔長沙也不多遠兒。

李雄五 我跟Miss歐陽青也回去。我們三個人本是同一縣的。

（聽差拿汽水上，金堅甫酌了幾杯。聽差下。）

金堅甫 請隨便喝點汽水吧。Miss周婉倩。

周婉倩 我不熱，不必客氣吧。——瀏陽？我家叔就是在瀏陽的。他屢次寫信要我去的。

歐陽青 哦，周達尊先生就是令叔嗎？那我認識的。Miss 什麼時候去了，我一定去拜望的。

周婉倩 不敢當！我也很想去走走。北京太枯燥無味，不如到外面換換空氣。

李雄五 是是，旅行是最有益的。

章黎之 北京實在太壞了，沙子，灰塵，真使人不堪。Miss 要是到了敝處，恐怕沒有什麼好招待的。不過風景也還可以，夏天的空氣很好。

周婉倩 我早聽見說貴省的山水很好，湖口，沅江，洞庭湖這些地方，都著名的很。

章黎之 也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地方，不過隨便可以看看。

金堅甫 你們都回去，真可羨慕！

周婉倩 Mr. 金堅甫想必不走吧。

(站起來。)

我也要走了。

章紮之 怎麼？多坐一會吧！就是沒有什麼招待的。

周婉倩 我本是便道來拜訪你們幾位的。人家約我到三貝子花園去，恐怕他們等

久了。

章紮之 抱歉的很，不想 Mrs. 剛來就要走了。我房子裏又弄得很髒，實在太不

恭敬了。

周婉倩 我剛才雇車來真討厭！

章紮之 哦，Mrs. 要到三貝子花園去，這一路可不好走，我冒昧請送 Mrs. 去何如？

周婉倩 那何必呢！你要走了，自然有許多的事，何必爲我就攔呢？

章絜之 那不要緊。我的事都預備好了。

金堅甫 (拉章絜之一下。輕輕的說。)

我下午請你看戲呵。

章絜之 (也是輕輕的回答他。)

對不起，我兩三點鐘的時候可以來罷。但是不必等我。

周婉倩 (戴上帽子，圍好披紗。)

李雄五 歐陽青，少陪了。

李雄五 何不多坐一會？

歐陽青 再見！我將來一定到令叔那里拜訪的。

周婉倩 那我敬候吧。再見！

章絜之 再見！

(周婉倩、章絜之同下，三人送下，空場少時。)

(金堅甫、歐陽青、李雄五上。)

李雄五 老章有了愛人，連平日最好聽的戲也忘掉了。

歐陽青 我的話何如？照現在的情形看來，絮之更非離婚不可了。

金堅甫 人家離婚不離婚你都拿得準嗎？況且離婚這一件事，我以為應該十分慎重的。

歐陽青 那有什麼慎重不慎重，跟一個女子沒有愛情，那麼離婚就得了，自由離婚，我是這麼主張的。

李雄五 好，自由離婚，這才不至於上父母的當。

金堅甫 你雖然不至於上父母的當，恐怕人家的女子上你們的當了！哼，這真是不講人道的話！

歐陽青 人道是那些傻子的笨話。——好罷，我們不說那些，看絮之的情形吧。——

——你留心沒有？——他跟Miss周婉倩很有點意思了。Miss周婉倩那一方面，

雖然不知道怎麼樣，不過看今天的情形，也很有幾分希望。他們的愛情一成熟，婚就離得成了，你看吧，總在幾個月的事兒。

金堅甫 你就這麼看得準嗎？

歐陽青 我的話吓，沒有十分都有九分。現在到——還有三個月。三個月之內，我說，黎之一定要跟他的 Wife 離婚的。

金堅甫 那麼我跟你打賭吧！

歐陽青 打賭吧，我還怕你！

李雄五 這倒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你們打賭，我做中人。

金堅甫 好，你做中人。三個月之內，黎之不跟他 Wife 離婚，你怎麼樣？

歐陽青 那吓，下半年我們橫直要到上海去一趟的，誰要輸了，誰作東出路費。

李雄五 這倒不錯。你們無論誰輸了都得請我到上海去一趟的。

金堅甫 就是你弄什麼鬼，也不能使人家在三個月內離婚的。

歐陽青 事實很明白的，他們一定離婚，一定的！

金堅甫 (站起來。) 一定不能！

李雄五 我恐怕老歐得輸吧。不過我的中是做成了的不要鬧了，老張跟老段恐怕
等得發慌了。找他們一塊兒吃飯去吧。

金堅甫 他們只要有球打，什麼也忘了！好吧，我們吃飯去。

歐陽青 你看，三個月內黎之一定跟他 Wife 離婚的。

金堅甫 一定不能。(三人同下)

(第一幕完)

第二幕

佈景：——

章黎之的書房。正中一窗開着，望見後面天井裏的花木，當窗一張書桌，空
空的沒有什麼東西。桌前一張可以轉動的安樂椅。右邊一張牀，掛着蚊帳。

左邊一張方桌，桌後有洗臉架等。左邊桌前一門，通到外面。後面靠左一門，通到內室。門開時可以看見一帶走廊。

開幕時僕人收去桌上的食具。歐陽青坐在安樂椅上，李雄五坐牀上，章絜之剛洗完臉，在他們銳利辭鋒之下，絜之時時露點窘狀。

李雄五 喂，老歐，絜之那一段風流佳話，你知道嗎？

歐陽青 跟 Miss 周婉倩的事情？那有不知道的！我真羨慕絜之好運氣，又佩服他的好手腕。怎麼才幾次會面，就得到 Miss 周婉倩的歡心呢？絜之，你告訴我們，到底是用種什麼方法？我們聽了，也好長長見識。

李雄五 是吓，你說給我們聽聽吧。

章絜之 我的事難道你們不知道！人家替我造的謠言，你們也跟着在裏面鬧。

歐陽青 好好，你倒在我面前說出這樣的話來了。你瞞誰！你跟 Miss 周婉倩的事情，誰不知道。戀愛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何必隱瞞呢。

章紮之 那兒有什麼愛情？^{二二〇}周婉倩前個月剛到這來了，她到我這兒來過，也到你們家裏去過，不都是一樣嗎？我們在北京，又沒有會過幾回。

李雄五 ^{二二一}周婉倩雖然到我那裏去過，可沒有約我到劉宮保花園裏去密談過。不要扳我吧，我沒有那麼大的福氣。

章紮之 那天我們在公園裏，偶然會着的。其實誰也沒有約誰。後來我們並沒有談多久就走了。

歐陽青（鼓掌大笑）。

你聽吧，好一個「我們」，多麼親熱！還說沒有愛情呢？

李雄五 現在普通都是第一次會面表示愛情的，你們在北京就會熟了，到了現在，已經是求婚的好機會了。

章紮之 我——

（不知所答，勉強支唔的神氣。）

歐陽青 你真不達時務！人家的 Wife 就在裏面，你却說他跟旁的人有愛情，還說到結婚，不怕聽見了要起酸化作用嗎？括一鼻子灰，自討的！

（大笑。）

李雄五 我真忘記嫂夫人聽見要，要——

（搖頭。）

該死，該死！不過事實如此，紮之總不至於怪我的。是嗎？

歐陽青 閑話少說吧。『我們』——

（笑着說。）

——可不要弄錯了，這個我們不是那個我們——我們來的也不算少了，總沒有見過嫂夫人一次。今天可是無論如何，定要請出來見一見的。

章紮之 她的事多，恐怕不能出來陪你們吧。

歐陽青 嚇——雄五，你看吧，他們夫婦倆的愛情多麼好！生怕出來會客勞動尊

夫人的貴體啦。

李雄五 繫之體貼他的夫人，我們可管不着。要是恐怕出來勞動了，那我們進去見也一樣。又是同學，又是老朋友，沒有什麼禮節講的。

（起身推歐陽青。）

走吧。請你帶路，Mr 章繫之。

章繫之 何必這麼着急！我進去看看。要是沒有什麼事，就叫她出來會會你們這兩位貴客。唉！

歐陽青 （推李雄五坐下。）

你坐下吧，繫之有點——我們要自己知趣，不要討人家厭。你也想一想，我們怎麼配見他的夫人吓。

章繫之 怎麼你們這麼不肯放鬆人！

（章雲茗上。他穿着素樸的學生裝，戴着帽子，拿一柄洋傘，李雄五先看見，

歐陽青也隨即起立。

李雄五（向章雲茗鞠躬。）

Miss章雲茗來了！貴體好吓！

歐陽青（鞠躬。）

Miss章雲茗剛從外面來吧？

章雲茗（鞠躬。）

謝謝您！我剛從外面來哩，請隨便坐吧。

（二齊坐下。）

李雄五 外面天氣很熱，Miss章雲茗想必跑累了。

章雲茗 真的熱得厲害。兩位來多久了？

歐陽青 我們上午來的。

李雄五 蒙令兄留我們午飯哩。

章雲茗 我出去了，沒有招待，對不起。

李雄五（笑着說。）

那兒話。Miss章雲茗太客氣了！

章紮之 你剛從那裏來？

章雲茗 我剛到Miss周婉倩那裏。她要我明天帶她到劉宮保花園裏去看大麗花。

章紮之 哦，你怎麼認識她的。

章雲茗 在一個同學家裏會熟的。

章紮之 我們明天也去看看吧，李雄五。

李雄五（歐陽青向他擠眉眼，他只顧說謊，沒有留神。）

既是Miss章同Miss章紮之都去，我沒有奉陪的。

歐陽青 我也去，並且特別要會會Miss周婉倩。

（說完了望着章紮之笑。）

章雲茗 兩位請隨便坐坐吧。我稍微有點事，一會兒再來奉陪。

歐陽青 不必這麼客氣！

李雄五 (差不多同時說。)

Miss 剛從外面來，該得休息一下。請便吧。(兩人站起深深的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受寵若驚的樣子。直到望不見她的影子，才吐了口氣，又互相望着。)

章紮之 請你兩個靜坐一下，我去叫我的內人出來，了此一場事。

歐陽青 那麼怎麼敢勞動尊夫人？

章紮之 夠了嗎？再有沒有可說的？

(章紮之下)

李雄五 你擺佈他也夠了。

歐陽青 (左右轉他的椅子。說到起勁的時候，椅子轉得更凶，手足都活動起

來)。

你今天怎麼不跟Miss章黎之說情話？哼，我看你終久在不利的地位吧。你有一個情場勁敵，恐怕自己還不知道吧。

李雄五 我跟Miss黎之也不過普通交際，說不到愛情上去。

歐陽青 嚇，你跟黎之正是一鼻子出氣。我說明白給你聽罷，章黎之的小舅子蘇——蘇什麼，我忘記了——正在求你那情人的歡心哩。他是近水樓臺，處處比你佔先一着；我勸你不要癡心妄想了。

李雄五 (沈吟)。

那我該怎麼辦？

歐陽青 怎麼辦？——這很好辦吓。他的小舅子做不成，你的情人也可以到手了。

李雄五 那只有章黎之跟他Wife離婚吓。

歐陽青 是吓，你聽我的話做去，包管你的婚姻成功，我上海也去得成了。這時做公私兩便。

李雄五 對啦，題目倒是好的。不過我也不管這些，落得成全你一回。

歐陽青 成全我！嚇！——這且不說，等一會見了章紮之的 Wife 你跟我的口風來就得了。章紮之很愛面子的。他的 Wife 你知道的，一個鄉下婦人，全不開通，他們剛結婚的時候，感情到還不錯。後來章紮之到了北京，交際一多，眼珠子自然大了，那兒把一個鄉下婦人放在心上。

李雄五 哦，這就是他們離婚的根兒，你來灌溉一下，就要開花結子的，對不對？

歐陽青 章紮之在北京的時候，早已想在 Miss 周婉倩身上想法子了。這會兒更不用說啦。我知道的，他到現在還瞞着 Miss 周婉倩說沒有結婚哩。趁這個時候，我們只要笑他一下子，他一定以為丟了面子，回頭跟他 Wife 有一場大鬧

的。

李雄五 何必這樣喪良心呢？你雖然好了，章紮之兩個人可苦了。

歐陽青 廢話！我的主張是這麼的，是不合理的婚姻都得打破，章紮之早就後悔他的結婚了，不過面子上沒有露出來，你依我的話做去，包管不錯的。

（章紮之從後門上，章蘇氏遠遠的跟着，她入門返顧，退回去，隨後聽見『怕什麼，你出來罷』的聲音，然後二人同上。章蘇氏是一個臉色蒼白肢體纖弱的婦人。穿着長長的衣服掃腳的裙子，梳着舊式的髮髻。行動周詳謹慎，音吐輕怯，進門不遠就低頭立着。）

章紮之 這位是李先生，這位是歐陽先生。我的同學好朋友，都不是外人。

妻 （微微抬頭，却沒有向他們看，微微地福了一福吐出輕怯的幾乎聽不見的聲音。）

李——歐陽青先生！

李雄五（站起來還禮。）

嫂嫂請坐！

歐陽青（行禮。）

我們是章紮之先生的同學至好，又是同鄉，往常到這里來，煩擾夠了，都沒
有見過嫂子，總要請嫂子原諒。

章紮之 何必這麼客氣呢？她是一個老實人，笨口拙舌的，不會同你們應酬。

（向妻。）

你進去罷。

（她微微行過禮卽下。）

歐陽青（向李雄五作得意的笑容。）

何如？

李雄五（諷刺的語調。）

真的不錯！老章的夫人真是一位幽了貞靜的淑女，我們兩個才是不通方的惡客呢。

歐陽青 我從先聽說絜之跟他的夫人愛情極好。今天會見了，才知道在交際場中，人家狗搶骨頭似的來不及，他却少所許可的原因了！

李雄五 是吓！現在的女學生，有幾個肯守婦道女誠的？老章這位夫人，却仍是男女授受不親的——

歐陽青 若是到北京去，不怕把那班放蕩的女學生羞死了嗎？絜之，你何不把尊夫人帶出去呢？我恐怕就是周婉倩見了，也要自慚形穢哩。

章絜之（聽了他們的話，不能辯亦復難忍。慚愧，憤怒，又無可奈何，但是忍着不令發洩。）

算了罷，也輕薄夠了！我不過一時糊塗，同這樣一個不開通的女子結婚，一點也不會交際應酬。等我跟她離婚之後，看你們再有什麼可說的！

歐陽青 (向李雄五)。

我們誠心稱贊，他反說是輕薄呢。

(向章紮之)。

你說離婚，難道是我們逼你離婚嗎？有這樣一位賢德能幹的夫人，還說要離婚真是罪過不小！勸你趕快收了罷。要是周婉倩聽見了，保會罵你棄舊迎新，不是好人呢。

李雄五 對啦！Miss周婉倩聽見他有這樣一位夫人，尙且要離婚，一定宣布絕交，再不敢沾惹的。

章紮之 你們儘量嚼舌頭罷！左一個周婉倩，右一個周婉倩，請問周婉倩與我有什麼關係？

李雄五 這是你的事，我們可管不着。

歐陽青 哦，我們只願說Miss周婉倩，忘記有人聽見可不是玩的。

(女僕上。)

女僕 少奶奶請少爺進去。

歐陽青 真的，我們坐的太久了，不怕有人討厭嗎？老李，我們走吧，紫之的夫人體諒他太勞苦了呢。

章紫之 (向女僕發怒。)

不管有客無客，橫直瞎鬧！什麼事要我進去？

女僕 少奶奶說有事，我怎麼知道吓。

(女僕下。)

李雄五 尊夫人有公事叫你哩，快去吧，我們也得走了。

章紫之 急什麼！這時太陽正厲害，等會兒涼涼再走不好嗎？

(章雲茗，蘇從軌同上。他是一個喜歡運動，身體強壯的青年。穿着打球的鞋子，運動襪，很短的衫子，沒有戴帽，手裏拿一根棍，高視闊步地走進來，

大衆互行禮。）

歐陽青 哦，Mr蘇從軌，久不見了！

蘇從軌 真的，我們久不見了！

（他兩人重行握手。）

章黎之 你們兩個先認識的嗎？大家請坐。

（歐陽青把安樂椅向牀邊挪一下。章雲茗坐在窗前。蘇從軌坐在方桌邊，接

近章雲茗。）

（李雄五向歐陽青低問。）

歐陽青 我給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Mr蘇從軌。我的舊同學。這位是我的同學

Mr李雄五。這次我們一塊兒回來的。

李雄五 久仰的很！不想今天在這裏會面，我真榮幸極了。

蘇從軌 Mr李雄五這兒來了，我應該盡點主人責任。只是沒有什麼招待的。Mr

歐陽青是我的老朋友，那麼，Miss 李雄五雖然初會，我們也跟舊交一樣，請不必客氣吧。

章紫之 你來多久了？從家裏來嗎？

蘇從軌 學校裏來。

章雲茗 是在打網球嗎？

蘇從軌 沒有。

（歐陽青向李雄五私語，李雄五皺眉不答。）

歐陽青 Mr 蘇從軌隔這里遠一點，不常來吧？我跟Miss 李雄五却來過好幾趟了，

很蒙Miss 章雲茗同 Mr 章紫之優待。

蘇從軌 你們兩位本是應該受尊崇的。

（以後的談話大概分爲兩組，章雲茗同李雄五，蘇從軌同歐陽青，章紫之很少加入，不大耐煩的樣子，但是章紫之，李雄五，蘇從軌三個人都沒有覺得。

章雲茗同李雄五的聲音稍低，時時聽不清楚，蘇從軌時時注意着章雲茗，雖然自己同歐陽青說話。）

章雲茗 你從前借給我的橡湖仙影快看完了。寫愛情寫得真好，彷彿使人看見

歐陽青（他於無意中把椅子向左挪動。）

前天可惜你後來。我們四個人遊老虎巖去了。李章穿的高跟鞋子，山坡上怪不好走的，要不是全得李雄五扶持，還恐怕鬧的不好哩。

蘇從軌 呵，前天那麼大的太陽，李章雲茗出去不怕受熱嗎？

章雲茗 那天把我累的要死呢！

李雄五 你說那男的何如？

蘇從軌 老虎巖的景致倒很不錯。天氣涼了，我也想邀你們去玩一回。李章雲

茗大約不穿高底鞋子，也用不着人扶持了。

歐陽青 李雄五提議去的，章附議，我是無可無不可的。章本不願意去，大家拉他走了。

章雲茗 (不顧李雄五的談話，返過來向蘇從軌。)

前天我真沒玩的盡興！鞋子不好，鬧的人家也不能好生逛一回。

(又返過去向李雄五說。)

依你那麼說，男的也不算負心。不過那女的真太可憐了。

蘇從軌 (望着李雄五同章雲茗，他們談的很親密。)
歐陽青，你以為愛情是
不是專一的？

歐陽青 有人說愛情是有條件的，我看那話倒不錯。在雙方都能保持相當的條件時，也未嘗不專一，不過——

(望着章雲茗之一笑。)

有條件更好的第三者加入時，那就未見得專一罷。你以為爲何如？

章絜之 我說不至於罷。

章雲茗 看到狗咬壞叔父那一節，多麼快心呵！

歐陽青 最好是大家緊守自己的陣地，不使敵人乘隙進來。初次加入情場的人，

更是要緊哩，三蘇從軌是嗎？

蘇從軌 這話很對，我所以——

（歐陽青目章絜之，蘇從軌便不再說下去。）

章雲茗 明天我們到劉宮保花園看大麗花，你去不去，三蘇從軌？

蘇從軌 （沈吟。）

三李雄五去不去？

李雄五 我很願意奉陪。

蘇從軌 我——我明天恐怕——恐怕有一點事，不能奉陪吧。

章雲茗 什麼要緊的事？多去幾個人熱鬧一點。明天一定去，好不好？

歐陽青 蘇從軌去逛一逛吧。大麗花開得很好呢。

章雲茗 你明天帶本旁的小說給我，最好是林紓譯的。

李雄五 我帶迦茵小傳給你吧，也是部最好的言情小說，喂，歐陽青，時候不早了，我們走吧。

歐陽青 早就要走了，蘇從軌來了又多坐這麼一大會。絜之，我們不向尊夫人告辭了。

章絜之 多謝多謝，她領當不起！

（衆起立，歐陽青同蘇從軌低聲問答。）

歐陽青 你怕狗咬不？

蘇從軌 怎麼咬我？我正要那樣的好狗替我咬人呢。

章絜之 沒有狗，不要緊的。

（歐陽青向章雲茗同李雄五望了一下，查看他們聽見了麼。）

歐陽青 不必送了，Mr蘇從軌也是客哩。

章紮之 好吧，你們兩個不必出來，我當代表成了。

歐陽青 再會！

李雄五 Miss章，再見！Mr蘇從軌，再見！

章雲茗 我們明天見！

蘇從軌 再會！

（他同歐陽青握手。）

（歐陽青，李雄五，章紮之同下，蘇從軌，章雲茗送到門邊，章雲茗坐在安樂椅子上，蘇從軌倚桌站立，彼此相望，墮場片刻。）

蘇從軌 你什麼時候認識那個姓李的？

章雲茗 他同哥哥一塊兒回來的。人很會交際，到不討厭。

蘇從軌 我看那個人太輕浮一點，全不沈着，不是個大器，你不要專看他外面漂

亮，這種漂亮多半是騙人的。

章雲茗 話雖是這樣講，也要看人論事。

蘇從軌 大凡有真本領的人，照例是深藏不露的。自己到處賣弄的，一定沒有本領，看人最好從這些地方着手。

章雲茗 那麼你呢？

（啞場片刻。）

蘇從軌 （靦腆地說。）

我來過好一會了，應該進去看看罷。

章雲茗 媽同嫂嫂都在後面，你自己去罷。

（蘇從軌快快下。）

（章紮之妻從左上，手裏拿一件未完的針線。）

妻 他那裏去了，雲姑？

章雲茗 「他」是誰？

妻 除開你哥哥更有誰呢？

（坐在牀上。）

章雲茗 你說「他」，我知道是那一個「他」呢？

妻 你這嘴真凶，一點也不讓人！不打你是不知道的。

（戲作威嚇的樣子。）

章雲茗 （跑到門邊，央求，）

嫂嫂莫閃了你的手，我再也不敢了。

妻 好好的說你哥哥到那裏去了就饒你。

章雲茗 出去了。

妻 怎麼又出去了？天天晚上出去，到底做些什麼呢？

（向週圍一看。）

你又哄我哩，帽子沒戴，馬褂也沒有穿，走到那兒去？

章雲茗 真的出去了。

妻 我不信，未必天天晚上都要出去的。

（章墨軒上，五十多歲樸質方正的老人。）

哦，五叔來了。您人好？

章雲茗 怎麼五叔這一向沒有來？

章墨軒 我的事沒有弄清楚，不得空，你媽好麼？

章雲茗 託你老人家的福！聽說五叔父要到北京去了，真麼？

章墨軒 這邊一弄妥了，就要去的。你媽呢？

章雲茗 媽在後面，我陪五叔去罷。

（三人同下，妻復上拿那未完的針線，章紮之從左上，兩人遇着。章紮之坐在進門的椅子上，望着他妻，情緒變換得很快，妻立在牀沿邊。）

章絜之（最先的聲音有點勉強，往後越說越氣。）

喂，你有什麼大不了的公事，定要叫周媽來喊我，不知道我有客嗎？

妻（輕怯的聲音。）

媽說怕你坐倦了，要我叫你歇一歇。

章絜之 我倦不倦自己不知道，要你來叫嗎？

（妻低頭不語，無意識地倒坐在牀上，默然。）

章絜之（決定自己。）

客人到家裏來，要會會你，都是看我的面子，親密的意思，又不是要害你；爲什麼那樣縮手縮脚的，耗子見了貓一樣！一句話也不敢說！你看妹子。他何等的大方！

（停一下。）

你看她，見了客行過禮，說幾句應酬話，漂漂亮亮的。只有你這笨貨，死站

着不肯動。

（聲音稍軟。）

你怎麼這樣不開通？

（妻頭愈低。停一下，他又怒。）

人家都是北京來的，那兒見過你這種土相，不要笑脫人家牙齒！你把我的面子都丟盡了，你知道不知道？不開通的東西！——

（章雲茗的聲音：『哥哥，你又鬧了！五叔來了，在叫你哩。』章挈之匆促下。）

章挈之妻看見章挈之去了，慢慢的站起來，但是又坐下了。她竭力隱忍感情不使發洩出來，終於忍不住，哭了。）

（幕急下。）

（第二幕完）

第二幕

佈景·——

劉宮保別墅的一部分。偏右有一個亭子，亭後亭右都是濃密的樹林，有幾條小路可走，亭左縱列一線蜿蜒的矮牆，約與亭子成平行的地位而止。從牆根起，一直望左去，都是假山石。

開幕時蘇從軌坐在亭子裏，有如凝思，精神不很發揚，衣服却比前次穿得華麗，歐陽青從後面走來，他看見蘇從軌沒注意，脚步更加放輕，將到亭子時，突然一拍掌，蘇從軌大驚。

歐陽青 你想什麼呢？心煩意亂的，人來了也不知道。

蘇從軌 沒有什麼，我來早了，一個人在這兒悶坐。你來多久了？

歐陽青 沒有什麼：真的沒有什麼？唉，何必隱瞞呢。你們的心事那能逃出我的

手掌！我早清清楚楚的，恐怕比你自己還要清楚呢。

蘇從軌 那麼你猜猜看，我想什麼？

歐陽青 那有什麼猜的。

（放輕點說。）

爲 Miss 章紮之的妹妹，是不是？

（蘇從軌默然不答。）

又爲了有一個情敵，使你的進行困難，是不是？

（望着蘇從軌，他仍然不答。）

對了，不要你答應，我已經知道了。你們這些年輕人，很容易就墮入情網裏面，但是一碰着小小的困難，就垂頭喪氣的，什麼辦法也沒有。

蘇從軌 話雖然是這麼講，事情該怎麼辦呢？我跟Miss 章的情形，你想必知道的

——你跟那個姓李的不是要好的朋友嗎？

歐陽青 你到想的很周到。恐怕我跟那個姓李的相好，就未必有真心對你，是不
是？

蘇從軌 不，不！我不過隨便問一聲。

歐陽青 得了。你跟Miss章是親戚，早就相好的。Mr李雄五剛從北京來，差不
多要奪去了你的位置，所以你跑到這兒來籌畫。

蘇從軌 我看Mr李爲人太浮輕一點，不很沈着，所以我不願意Miss章——

歐陽青 不願意Miss章同這樣的人來往，可並不是爲自己打算，對不對？我知道
你要這麼說的。得了，這種門面話都丟開。各人開誠布公的，把心裏要說的
話講出來，大家商量商量辦法。

蘇從軌 （站起來同歐陽青在一塊兒。）

依你說該怎麼辦？

歐陽青 你知道你姐夫在這裏有個lover嗎？

蘇從軌 怎麼，他有情人嗎？——他的情人，於我有什麼關係。

歐陽青 於你大有關係，怎麼說沒有。他的 *Lover Miss* 周婉倩，是 *Mr* 李雄五介紹的，今天都要到這兒來的。

蘇從軌 我們坐着慢慢談罷。

（拉歐陽青並坐。）

歐陽青 那位 *Miss* 周婉倩並不知道章紮之已經結了婚，*Mr* 李雄五也瞞着沒說，所以他們的愛情進行得很順利。要是他們的愛情一破壞，那麼因為連帶的關係 *Mr* 李雄五再也不好到紮之家裏去了，再也不能引誘你的情人了。

蘇從軌 你總是不正經，老跟人家開玩笑。要我破壞他們的愛情，這怎麼做的到，於情理上也說不去。

歐陽青 你不要傻了！他們的愛情本來是不應該的。第一你的姐夫就騙了人家，不趁這時破壞，將來不堪設想的。要是他們的愛情不破壞，說不定弄出什麼

事來了，於你姐姐更不好吓。爲你自己，爲你姐姐，爲三三章，都是要這麼辦的。

蘇從軌 恐怕——

歐陽青 怕什麼？

蘇從軌 恐怕——恐怕沒有好法子吧？

歐陽青 這也很容易。你依我的話做去就得了。喂，我問你，你姐姐平常遊不遊

園？

蘇從軌 天氣好的時候也出來。

歐陽青 成了。你趕緊回去，邀你姐姐也來逛逛。只要跟三三周婉青碰見了，那

麼她知道你姐夫結了婚，一定決裂的。這麼一來，你的計畫就成功了。

蘇從軌 做得到嗎？也許怕發生什麼誤會罷？

歐陽青 你去。不要緊的。有我在旁邊留心，再不至於有什麼事發生的。爲你自己

的幸福，不得不這麼辦。

蘇從軌 我去？

歐陽青 是的，你去罷。趕快來，好在路不甚遠。

蘇從軌 我總覺得有什麼不好似的。

歐陽青 沒有什麼不妥。你自己害怕，不要疑神疑鬼了。

蘇從軌 (決定自己。)

好！我去，你在這園子裏等我。

歐陽青 你去，這兒的事有我。

(蘇從軌下。歐陽青露出狡滑的笑容。)

這一着棋下出去，準定馬到成功。上海是去得成了，哈哈哈哈哈！但是第二步

呢？——不要忙，暫時找老章去——誰來了？——有兩個人哩、

(坐下，從袋子裏拿出點心吃。)

（遊人甲乙——商人式的中年男子同他的妻一同上。）

甲 我看你好像走累了，到這石頭上坐一坐吧。

乙 這裏面花真好，再去看看罷，我能走。

甲 你不容易出來的，今天正好儘量看一個飽。可憐天天坐在家裏，那能夠出來見見世面哩。

乙 （低聲。）

那邊有人哩。

甲 也不過是遊園的，要什麼緊。到外面不妨大方一點，不要像家裏斯斯文文的。

乙 我總像沒有做慣。

甲 久了就會慣的。

（遊人甲乙同下。）

蘇從軌「朽木不可雕也！」真是兩個頑固東西，一點也不開通。

（停一下。）

怎麼這時候還不來？——大約不走這兒來了，我到旁的地方找去。

（慢慢的走進右旁樹林裏去了。）

（章絮之同李雄五上。章絮之穿着簇新的西服，上衣拿在手裏。李雄五穿着極時髦的中服，兩人都戴着豔色的眼鏡。）

章絮之 天氣好熱！我的衣服穿多了，真沒有辦法。又不能再脫。

李雄五 誰叫你愛漂亮穿洋服的？

章絮之 你老是開玩笑，喂，前面走的不是歐陽青嗎？這副眼鏡弄的我看不清了。

李雄五 就是我的片子也深了一點。

（取下眼鏡）

唔，是的，一定是他。你叫罷。

章紮之 歐陽青！——歐陽青！——是的，回頭了。（走到亭子邊。）

我們到這兒歇歇不好嗎？

李雄五 好罷。老歐來了這一會，不知道做些什麼事。

章紮之 問問他看。

（歐陽青復上。）

歐陽青 你兩個怎麼這時候剛來？

章紮之 我同李雄五到鑫盛拿衣服去了。

歐陽青 就是這一件？

（拿李雄五的衣服看了又看。）

料子很好，顏色恐怕太淺一點罷。

李雄五 不，我喜歡這個顏色。再深了就看不起眼。

歐陽青 也對。深了未免太暗。鑫盛的手工倒不錯，我也想去借一件——黎之今天西服穿的很漂亮，領結子也打的好。大約費了一兩個鐘頭吧。

李雄五 我到他那兒的時候，他正對着鏡子打了又打，至少有二十來次。今天要見之今周婉倩，自然該收拾漂亮一點。

章絮之 知道她來不來？

歐陽青 來的來的，我可以擔保。不來怎麼對的住你啦。

章絮之 這話真怪！我又沒有約她，什麼對的住對不住吓。

歐陽青 你雖然沒有約她，跟約了她一樣的。

李雄五 是吓，你們兩個久已心心相印了，難道這一點事還不能同情嗎？

歐陽青 章絮之，我老實告訴你，你跟之今周婉倩的事情，很可以不必隱瞞。我們都是朋友，什麼事只有護你的。有什麼事大家幫忙，總比單人獨馬好一點，

你跟之今周婉倩的感情已經很好了。這個時候不弄妥，恐怕夜長夢多，又有

發生什麼變故。你的地位並不是十分好，你知道不知道？

章紮之——並沒有要——

歐陽青——並沒有要跟她結婚的意思，我知道了，不用再說下去了。

李雄五——老歐真有意思！怎麼人家沒有說出來的話，全給他知道了？

歐陽青——我們既然是知己朋友，這點小事還不應該知道嗎？——閑話少說，書歸正

傳——第一你現在是結過婚的。雖然父母包辦的婚姻不算數，現在可以自由離婚；到底是一層障礙，在愛情上很有阻力的。

章紮之——只怪的我從先太不懂事，什麼都聽我媽的便。她是替她自己訂媳婦，那

裏替我的幸福籌算吓。

（起立徘徊。）

李雄五——以前的話有什麼可說的！說也遲了，現在趕早罷，總有法子可想的。

歐陽青——現在是最要緊的時候，一錯過，就再沒有機會了，你要是想做孝子賢孫，

那麼趕快回去，尊夫人一定十分歡迎的。要是爲自己的幸福打算，那麼找一個知心的人，組織有愛情的家庭，也是應該的吓。

章紮之（站住。）

我一定跟她離婚！

歐陽青 離婚不離婚，是第二步的事情，眼前有更緊要的。

李雄五 是吓，等會二小姐周婉倩來了，你先跟她說妥，然後回去離婚罷。要不然

兩處落空，那才笑人呢。

章紮之 你又開玩笑了。

歐陽青 不是玩笑，這也是正經話。你好生坐下，我慢慢的說給你聽。

（章紮之坐在他的旁邊。）

今天是好機會，你應當進行——

章紮之 進行！

歐陽青 進行你求婚的手續。你小心一點，不要讓人家知道你是結了婚的，不然

可糟了。最好不跟令妹會面，Miss周婉倩還不知道你們是兄妹罷？

章紮之 恐怕不知道——而這怎麼辦呢，她們兩個是在一塊兒的？

歐陽青 Miss李雄五，這可用得着你了。

李雄五 多謝！你們商量什麼離婚結婚，拉馬牽牛的，我恕不與聞。

歐陽青 這於你很有利益的。等會兒你想法子把Miss章邀走就得了。

李雄五 那看罷——也可以。

歐陽青 我知道你是可以的。

李雄五 你看，那邊大約是她們來了罷。

章紮之 我怎麼辦呢。

歐陽青 你走罷，等令妹去了你再來！

章紮之 (向李雄五。)

拜託你！

歐陽青（笑。）

這個時候不用拜託，將來有你道謝的日子。

（章絜之下。）

章絜之心動了。

李雄五 你的手腕真不錯！這時候絜之心裏七上八下的，不知道是喜是驚。

歐陽青 你也不用說人家，等會兒跟二章走了，有你的文章做呢。——小說帶來了沒有？

李雄五 就是你在我們中間搗鬼，我怕你要短命的。

歐陽青（捏李雄五一把。）

預備！已經來了。

（章雲茗，周婉倩同上。兩人沿途談笑，從樹林深處走來。章雲茗的衣服比

昨天穿的華麗。周婉倩服裝很時髦，但仍然看得出是一個女學生。兩人都拿着日傘同錢袋。）

章雲茗 哦，兩位果然來了，我跟你們介紹一下。這位是 Mr 李雄五，這位是

Mr 歐陽青，這是 Miss 周婉倩。

（衆互相行禮。）

李雄五 我們跟 Miss 周婉倩會過的。

周婉倩 不錯，我們早就認識的。

章雲茗 我哥哥來沒有？

李雄五 M——

（歐陽青在後面觸他一下，他立刻停止。）

歐陽青 沒看見。你兩位來多久了？今天到不很熱，很好逛逛的。

周婉倩 剛來不久。

(李雄五同章雲茗談話，拿一本書交給她。)

歐陽青 我這一向很忙，沒有到令叔那兒拜望去。Miss周婉倩曾經到各處看了一下嗎？

周婉倩 是的，很到過幾處，貴處的風景真好。

(向章雲茗。)

這個地方很幽靜，我們憩憩再走罷。Miss章，你呢？

章雲茗 不，我想到聽荷軒去，水邊頭坐才有趣呢。你同去罷。

周婉倩 我走倦了。這裏面的石子路怪不好走的。你先去，我隨後就來。你，Mr

歐陽青也去罷？

歐陽青 我不去，在這兒陪Miss坐一坐。順便等一個人。Mr李雄五，你最好陪

Miss章到聽荷軒去，我們隨後來。

李雄五 好罷，Miss周婉倩少陪了。

章雲荇 你一定要來，我等你到棗香榭吃點心去。

(周婉倩點頭答應。李雄五，章雲荇同下。)

歐陽青 Miss周婉倩這邊兒坐罷。

(兩人坐下。)

我等Mr章紮之，Miss也是認識的。

周婉倩 他也到這里來嗎？那好極了。我跟他雖然沒有什麼深交，但是看他那人似乎很不錯的。

歐陽青 我跟Mr章紮之同學很久，深知道他的性情，可以說他是我朋友中再好沒有的。人極誠實，忠厚，學問非常之好，跟他交往的人沒有不佩服的。大約Miss也可以證明我這話是不錯。

周婉倩 我跟他相交的日子還不多，不過已經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章紮之上，兩人起立。)

歐陽青 哦，Miss章紮之來了，我們正在這兒等你。

章紮之 很對不起！我不知道Miss周婉倩來了，累你們二位久等了。

周婉倩 我本是同一個女朋友來的。剛會着Miss歐陽青，才知道你也來了。

歐陽青 你們兩位坐一坐，我去看看Miss李雄五去。

周婉倩 請你告訴Miss章說我不久就來的。

歐陽青 一定。

章紮之 怎麼，也不談一會就走嗎？

歐陽青 恐怕Miss李雄五等久了。回頭見，Miss周婉倩Miss章紮之！

章紮之 回頭見。

(歐陽青下。)

周婉倩 你來的恰好。我的同伴走了，一個人很無味。

章紮之 我先不知道Miss來了，不然一定早來奉陪的，我們到那邊石頭上坐坐不

好嗎？這兒太陽晒來了。

周婉倩 好罷。

（兩人走到假山石下。章紮之拿手巾拂拭之後，又拿一條手巾鋪在石上。）

章紮之 請坐。

（兩人差不多並坐。互相偷望，都不說話。默然。）

Miss 周婉倩！

（周婉倩低着頭，啞場。）

Miss 周婉倩！我想我們認識半年多了，是嗎？

（停一下。）

半年以來，我雖然沒有什麼好的貢獻對於你，但我願意作你忠實的朋友，不作你忠實的僕人。

（停一下。）

你知道我的性情，我並不是不可靠的人。

周婉倩（並不抬起頭來。）

今天天氣很好——剛才那位歐陽青到那兒去了？

章絜之 他會一個朋友去了。

周婉倩 他是你的老朋友嗎？

章絜之 我們同過很久的學，是很最忠實的朋友之一。我有什麼事情總是找他商量的。

（啞場片刻。）

章絜之 I Love you, Miss Chau!

周婉倩（停了一會之後，輕輕地說。）

I Love you too!

（她說了這句話之後，臉轉過旁邊，頭低着。章絜之慢慢的握着她的手。）

章黎之 我誠懇的需要一個終身相伴的異性伴侶，我誠懇的願意作你最忠實的僕人。

周婉倩 你聽是什麼鳥叫？

章黎之 是斑鳩罷，也許是烏鴉。

（靜默一會之後，他稍微靠近周婉倩。）

Miss周婉倩，我願意貢獻我的身體，我的生命，我一切所有！

周婉倩 （聲音很低。）

But I am sorry, I have nothing forward to you.

章黎之 Your love! Your love is my life, your love is everything.

（歐陽青輕輕地走到亭子旁張望了一下，又輕輕地走到樹林裏去窺伺着，臉上顯着得意。他們兩個，正全神注意談話，毫不覺得後面有人。）

章黎之 我是出於真誠的要求！你的愛勝過世間的一切，這就是我惟一希望的。

(靜默。章紫之忽然起來跪在她面前。)

章紫之 允許我罷！不然，我枯寂的生活怎麼能夠度下去呢？你是我的天使，你是我的生命，我是一塊灰色的沙漠，只有你能使這沙漠開出美麗的花來。

(周婉情默然不語，想要拉他起來，但是不能。)

不要拉我起來，讓我在愛之神面前祈禱，祈禱他的允許。

(章蘇氏，章墨軒從樹林裏走來，剛要到亭子旁邊，章墨軒從另一條路走來，蘇從軌的態度惶遽不安，但都不看見歐陽青。)

紫之妻 (忽然看見章叔。)

哦，五叔也來了。

周婉情 (急忙拉章紫之一把，洒脫手。)

有人來了！我到聽荷軒等你。

（她急忙拿着傘走了。章紮之起來，茫然望着她。）

叔 你今天也出來了！章雲茗呢？

（歐陽青看見章妻來了，很得意地微笑。等到章妻一叫，周婉倩走了，不覺大為懊喪，頓足。）

歐陽青 糟了！

蘇從軌 （驚顧。）

誰？

歐陽青 （走出來向蘇從軌說。）

你來遲了！

（說完憤憤地走了。）

（注意……這一段動作緊湊，說話很快，都差不多在同時。）

叔 這是誰？

蘇從軌 姐夫一個朋友，姓歐陽的，你老人家到那邊走走罷。

叔 怎麼章雲生交結這樣一個輕佻的朋友！

蘇從軌 姐夫近來的男女朋友很多哩。

（他們轉過短牆。）

叔 怎麼你們都出來了？

章紮之（急回行禮。）

五叔人好嗎？

叔 我剛才碰見一個姓什麼歐陽的，說是你的朋友。我看那個人輕佻的很，

油腔滑調的，你總要遠離這一類的人才是。交朋友最要擇人，你知不知道？

章紮之 是是！我跟他同學，也不過泛常交情。以後聽五叔的話，遠離就是。

蘇從軌（輕輕地對他媽媽說。）

我們來遲了。要是早一會，你就看見了。

章妻將信將疑的個度。

這樣才算聽教訓的好子弟，也不虧你媽苦一輩子。——今天有人請我到翠嵐軒吃飯，回頭看你媽去。你們都出來了，家裏沒有人。

(向章妻。)

你是難得出來的，不妨多玩一下。不過也不要太久了。雲生，你早點回去。

章絜之 是是。不過有個朋友等着，我去交代一聲就回去。

蘇從軌 也好罷。

(章絜軒下。蘇從軌章妻同下。)

章絜之 (看見他們去了，吐了一口氣。)

唉！糟了！碰鬼！

(搔首躊躇，忽然想起。)

且到聽荷軒去罷。

(急下)

(幕下，第三幕完。)

第四幕

佈景：——

一間華麗的休息室。左邊正中一座壁爐，爐旁放一電扇。爐旁放着衣架子，後方兩個睡椅，左角開一門。右邊一排窗戶，也有一扇門，爲侍者出入之路。室中一張打撲克的桌子，週圍古錦矮椅。桌上有鮮花瓶。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室中電燈照耀，從隔室不時傳來笑語同打彈子的聲音。

開幕時金堅甫，歐陽青坐在桌子旁邊，金穿的西服，沒加上衣。

金堅甫 (拿一支烟點上。)

你們學校裏什麼時候開的學？

歐陽青 快兩個星期了。不過我還沒有去報到。

金堅甫 你來很有幾天了，怎麼不去報到？

歐陽青 報了到又要去上課，麻煩的很。不如後來一總請假的好，落得多玩幾

天。

金堅甫 你是什麼時候回去的？

歐陽青 六月底。

金堅甫 現在九月下節，快三個月了。你去的時候，不是說三個月之內，章紮之

要跟他 *Miss* 離婚，並且跟我賭過的嗎？現在怎麼樣？

歐陽青 你放心，我的話沒有一次落空的。

金堅甫 現在恐怕要第一次落空罷。

歐陽青 哼！我告訴你聽，章紮之跟他 *Miss* 離婚的機會已經成熟了，不過再等幾

天，就要明白宣布的。

金堅甫 我口渴了，要喝點茶，請你順手按按鈴子。

歐陽青 (按電鈴。)

汽水好不好？我也要喝點。

(侍者上。)

拿瓶汽水來！

(侍者下)

金堅甫 你說章紮之要跟他Wife離婚，有什麼證據？

歐陽青 你怎麼這樣不會調查？

金堅甫 好罷，我沒有你這麼能幹。我僅僅知道到了三個月的期限，看章紮之跟他Wife離婚不離婚。

(侍者拿汽水玻璃杯上，斟了兩杯。看他們沒有什麼分咐的，遂下。)

我喝了汽水再跟你說，我口都講的乾了。

歐陽青 你知道章紮之爲什麼今天請我們？

金堅甫 我也很奇怪，他忽然請起客來了。總有點什麼事罷。

歐陽青 章紮之爲他的候補未婚妻洗塵哩！——也許現在已經訂了婚，成爲正式未婚妻了。

金堅甫 誰？

歐陽青 就是堂子胡同周宅裏面的，你不知道嗎？

（李雄五上。一手拿帽，另一手拿一封信。）

李雄五 老歐說的不錯。他們大概已經訂婚了。（一面說一面掛帽子，然後走到桌旁坐下。）

歐陽青 何如？這方面弄妥了，章紮之一定立刻宣布離婚的，保在三個月之內。

那時恐怕要請你奉陪我到上海去一趟，對不起！

金堅甫 這時我不跟你說，且等滿了三個月罷。

歐陽青 滿了三個月怎麼樣？你早預備得了！不要臨時來不及，耽擱了我們的日子。

（聽見打彈子的聲音。）

金堅甫 好罷，這時有你說的，看將來打嘴不打嘴。我打彈子去了，不高興跟你們說。（他穿上衣服走了。）

歐陽青 哼，看是誰打嘴吧！

李雄五 我恐怕章絜之就跟之周訂了婚，也要到寒假回去才離婚罷。那你可糟了。

歐陽青 不用管，我自然有法子。——你拿的什麼信？

李雄五 章絜之妹子寫來的。

歐陽青 我可以看嗎？

李雄五（交信給歐。）

自然可以。

歐陽青（看完信，隨手丟在桌上，李雄五收好。）

嘻，她對於你的愛情真不錯！這封情書寫得這麼纏綿，這麼懇切，連我也動心了。

（念。）

『思君之心，耿耿不忘；友情如昨，贈物猶在。』她這麼想你，你怎麼回答呢？

李雄五（冷冷的。）

高興便答她幾句。不高興時望字紙簍裏一丟就沒有事了。

歐陽青 奇怪！你們的愛情變化的真是吓！在家裏那麼情急，現在怎末成了這個樣子？

李雄五 愛情是有條件的，難道你不知道嗎？

歐陽青 我怎麼不知道？你且把愛情是有條件的定理，對於你這次的事情是怎樣應用的說給我聽聽罷。

李雄五 相貌，金錢，才幹，這些都是愛情緊要的條件，至當不移的。那些自命愛情爲神聖，毫無條件的，都不過是假惺惺自欺自。即如我這一次，在家裏的時候，除了Miss章紮之再有可交的朋友，那時Miss章紮之是惟一有適合條件的。她本同姓蘇從軌的相好，後來看見我的條件比那個人好，所以又同我講愛情。現在我到北京來了，比她強的很多。Miss田，Miss陳，還有Miss吳，你都是知道的。——

歐陽青 底下的我替你說罷，她們的條件都比Miss章紮之好。臉子又漂亮，家裏又有錢，所以你把對Miss章紮之的愛情，拿來對她們了。因爲Miss周婉倩的條件比章紮之的Wife好，所以章紮之也要離婚了。——這叫作條件愛情。不

過我看也很危險。一遇見條件更好的人，就會把自己的愛人奪去了。到不如講愛情神聖的好。

李雄五 最好是自己暗地裏實行愛情有條件的原則，外面却提倡愛情神聖。我對人家是愛情有條件，人家對我可得是愛情神聖。那就萬無一失了。哈哈哈哈哈！

歐陽青 好，你的生意真不錯！

（大笑。）

（段耀宗，王自強同上。服裝很漂亮。）

段耀宗 你們這兒鬧什麼，這樣大說大笑的？說出來大家聽聽。

歐陽青 我們討論愛情的問題，你們也知道嗎？

段耀宗 愛情到真是一件很要緊的事。

王自強 我是沒有愛情便不能生活的。

歐陽青 所以你們常常同女學生一塊兒，實習你們的愛情。

王自強 你不知道，那班女學生真不容易伺候——還不都是看愛情上面嗎？——

錢是不用說，沒有錢，誰也不用講愛情。其次要緊的就是閑工夫，十分的時間。

李雄五 前天我跟三區陳在城南公園逛了一下午，一個朋友也沒有去會了。

王自強 是吓，她要到什麼地方去，你必得奉陪。無論什麼要緊的事，都得攔下。

她喜歡什麼，你也要喜歡。她發什麼議論，你也要一樣說。她看什麼書，你也要買一本作樣子。至於叫洋車打門票，更不用說了。人家說我們是義務聽差，我想只要有這麼的義務聽差做，已經是萬幸了。只怕我義務而她不理，那可真糟，要我的命了！

段耀宗 (仿他的聲音。)

那可真糟，要我的命了！

歐陽青 我們這裏面有一個不糟的。

王自強 誰，誰？

段耀宗 你說是誰？

歐陽青 (一個一個字地吐出來。)

三章紮之！

段耀宗 哦，真的，章紮之怎麼還不來，真是豈有此理！

歐陽青 我也不知道。定是到三三周婉倩那兒去了。

李雄五 老歐料事如神！他果然到那兒去了。

歐陽青 他的事我那有不知道的。

(張起瀾上。走路好像有點不自然。進門便在椅子上上一躺，手握足搖了幾下。)

張起瀾 真倒霉！

王自強 你怎麼這時候剛來？

張起瀾 不用說了！我熱的要死，請那位把電扇開一下罷。

(王自強開開電扇，轉動一下。)

一走出門，死也看不見車，害的我走了半里多路！

歐陽青（諷嘲的口吻。）

怪不得鞋子上這麼多灰，原來是走路來的！

張起瀾 走路也罷了。偏偏這鞋子作怪——前天定做的——夾的我腳生痛，到現在還沒好。

歐陽青 可憐！

張起瀾（起來掛上帽子。）

我們有了五個人，何不打撲克呢？

李雄五 算了罷！早知道你是一個撲克精，一刻離不了的。今天有幾個Miss來，恐怕看了不像樣。

張起瀾 怕什麼，我們打我們的。

歐陽青 還是不打好罷。你好打彈子的，怎麼不跟金堅甫打去？

段耀宗 是吓。金堅甫常說沒有人能夠跟他配的桿子上的。你們兩個賽一賽罷。

張起瀾 好吓，我倒要看他能打幾個Piss。

王自強 我同你去。

(王自強，張起瀾同下)。

段耀宗 我也看他們打去。你兩個去不去？

李雄五 我打的太不好了。

歐陽青 我不去，李雄五你也不去罷。

李雄五 那麼你先去罷。我們兩個等一會來。

(段耀宗下。)

歐陽青 你把電扇關了罷。我已經很涼了。大約章紮之跟Miss周也快來了，我有需要你的地方。

李雄五 你自己拆散人家的夫婦，何苦扯我呢！好罷，礙住朋友的面子，也得幫

一次忙。

歐陽青 嘻，多謝你幫我的忙！難道你找我的事少了！

李雄五 好，不用說了。你要怎麼樣，我謹聽尊命。

歐陽青 你要知道，我不是誠心拆散人家的夫婦。第一，他們兩個人很有愛情，

我得成全成全，第二，那種父母代定的婚姻是非破壞不可的，我向來就抱這

種主義。

李雄五 是的，有什麼話請說。

歐陽青 等會章紫之同周婉倩來了，趁大家都沒有在這兒，你把章紫之弄開，

我要單獨的跟周婉倩說幾句話。

李雄五 哦，大約你想跟周婉倩說幾句情話。

歐陽青 你別跟我開玩笑了。——什麼事你不用管。章紫之離婚是一定的，我要

弄他快一點，不出乎從先說的三個月之外。

李雄五 那怎麼能夠呢？

歐陽青 我自有辦法。

（周婉倩上。她穿一身豔麗的衣服，手裏還拿着日傘。歐陽青同李雄五迎上去。）

李雄五 哦，Miss周婉倩來了，歡迎的很！請把傘交給我罷。

（接去周婉倩的傘。）

周婉倩 （她坐，取下披紗拿手巾拭臉。）

我恐怕來遲了。

歐陽青 不遲不遲，Miss章絮之還沒有回呢。——Miss恐怕走熱了，開開電扇好

不好？

周婉倩 謝謝。

歐陽青 （轉動電扇。）

這樣何如？

周婉倩 很好，夠了——Miss 章紮之那兒去了？

李雄五 他已經到Miss 周那兒去了，怎麼沒有會着？天氣很熱Miss 周請用點冰淇淋罷。

周婉倩 我下午出去的，沒有回家——他什麼時候走的？

李雄五 大約一點鐘了。

(按鈴，侍者上。)

拿三杯冰淇淋來。

侍 先生用什麼的？

李雄五 Miss 周喜歡那一樣？

周婉倩 我不熱，冰淇淋太涼了，可以不用罷。

歐陽青 那麼請用點汽水。

周婉倩 兩位請隨便用罷，我這時不用。

李雄五 這時候不用了，要的時候再叫你。

(侍者下。)

歐陽青 Miss周得閒嗎？我有點事想說一說。

周婉倩 請隨便說罷，我並沒有什麼事。

歐陽青 這是關於Mr.章紮之的。他是Miss周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不便冒昧說出來，所以我想最好是我冒昧向Miss周說一下。

周婉倩 他有什麼不可對我說的事嗎？

歐陽青 不是不對Miss說，是想慢慢的再說。我說，他實在已經結了婚的。現在努力進行離婚。Mr.章紮之雖然已經結了婚，我可以證明，Mr.李雄五也可以證明他始終一心一意專誠的對Miss，周再沒有旁的。

李雄五 Mr.歐陽青的話，我也可以擔保。因為Mr.章紮之是一個最誠實可靠的人。

周婉倩（起先大驚，後來慢慢的稍復原狀。）

他已結過婚？這事不應該瞞我！——他已經結了婚，便不應該再向我！——

（截住不好說下去。停一下，大家都沒作聲。）這不是誠心欺騙我嗎？我非得即日宣布不可！

（拭面，賭氣欲走。）

歐陽青（聲氣極委婉，神情微露狡猾。）

三五周無論如何，請耐心稍坐一下，等我說完話。若是真不由聽，那時再走也不遲吓。

李雄五 Miss 何必這樣？Mr 章黎之自有苦衷。就是 Mr 歐陽青今天說出來，也是

一片熱腸。Miss 周這麼一走，豈不把 Mr 歐陽青的熱心辜負了嗎？一件事總得

平心靜氣討論一下子。Miss 周請坐罷。

周婉倩 你們請說！

歐陽青 三章黎之雖然結了婚，可是父母代定的，完全出於不得已，毫沒有自己的意志。自從認識 Miss 周以後——我們都知道的吓——他的靈魂才有歸宿，他才知道一點幸福，他常對我說，現在才有生趣，以前不過麻木的混日子罷了。

周婉青 照你所說的，他爲什麼欺騙我呢？

歐陽青 唉，Miss 周婉青！他並不敢欺騙。他是恐怕這時說出來，Miss 周或者有點不舒服，未妨礙感情，他想到離婚以後，再說出來，就不要緊了。

周婉青 我再也不敢相信他的。

李雄五 三章黎之是我們朋友中最可靠的人。

歐陽青 三章黎之現在快畢業了。家裏僅僅一個母親，一個妹子，雖然不算富豪，也很有點產業，他所以傾向三章，周是完全爲了神聖的愛情。他是以這個愛情爲生命的，要是 Miss 周又使他失望，那不是使他墮入無邊的苦境中嗎？

周婉倩 我不敢相信他。

李雄五 我們這些朋友都可以擔保的。

歐陽青 我把這些話都告訴他，把Miss周的真心也告訴他。他一定立刻宣布離婚，那就可以表明他的心了。

周婉倩 不！不願意跟這種人交結，我已經受過他一次騙了。

（章絜之上。穿一身漂亮的內服，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總有點不舒服。）
歐陽青 好，Miss章絜之恰好來了。——你親自向Miss周婉倩陪話罷。

章絜之 （一面脫衣掛上一面說。）

我剛才跑到Miss家裏，說是已經出了門。又趕回來，可是到遲了。

（周婉倩見章絜之來了，態度更嚴厲，毫不理他。）

歐陽青 你來遲了。Miss周婉倩有點不舒服。

章絜之 可恨車夫不肯走！一往一來，已經一點多鐘。

(坐在周婉倩的斜對面。)

今晚天氣很熱，恐怕受了點暑罷？這樣天氣本不應該煩之之周出來的。

李雄五 之之周婉倩是不舒服你哩。

章黎之 什麼？——我本該早到之之周家裏去的，因為這邊一點瑣事留住了。用點什麼糖果麼？

(按鈴。)

周婉倩 (拿披紗圍上，站立。)

我問你！

章黎之 是，之之周有話請說罷。

周婉倩 你既然結了婚，爲什麼又向我說那些話呢！我如今才知道，你一切所說的話都是騙人的。算了罷，我們從此斷絕關係！

(她拿傘憤憤走了。)

（章紮之聽了這些話，大驚，又莫明其妙，呆呆的望着周婉倩走去，想阻止又不敢。侍者上，立着等待命令。章紮之轉望歐陽青同李雄五。歐陽青微微狡笑，李雄五儼然端坐，如是者可二三分鐘。）

章紮之（向侍者發怒。）

去，去！

（侍者下。章紮之頹然坐在周婉倩剛才坐的椅子上，嘆了一口氣。）

糟了！

（歐陽青看着李雄五笑，李雄五也看着歐陽青笑。）

章紮之 她怎麼知道了！

歐陽青（閑閑地。）

自然有人告訴她的。

章紮之 誰？

歐陽青（諷諭的口吻。）

對不起，是我。

章絜之（一跳起來。）

你？你爲什麼告訴她！

歐陽青（仍然慢慢的，諷諭似的口吻。）

我嗎？我自然有我的道理。難道我還有做錯的嗎？

章絜之（喪氣坐下。）

這真糟了。

（忽憤然。）

從先要不告訴的是你，現在說出來的也是你，你到底要怎麼樣？看，她發氣

走了！

歐陽青（對李雄五說。）

你看，替人家做事真難！我賣盡了氣力，不獨不感激我，反到罵起我來了。

李雄五（笑。）

你何苦來！

章紮之 從先固然感激你，這次——

歐陽青 這次怎麼樣？你要知道，這次告訴Miss周婉倩全是爲你的好。

章紮之 爲我的好！結果是Miss周婉倩氣走了，哼！

歐陽青 我且問你，這個事能瞞到底嗎？若是不能，那時發現了，你是重婚罪，

犯刑律的，你知不知道？

章紮之（默然半晌。）

那麼從先便不該瞞了。

歐陽青 哈哈，從先不瞞，誰肯同你有感情？你在做夢呢！今天的事，我自然發

得出來，收得回去。不過你這種人吓！

（忍住不說。）

李雄五 老歐，你何必管這些空事，到頭來淘閑氣？不用理他得了。

章絜之 （走過來坐在歐陽青的旁邊，陪笑說。）

我一時急昏了，說話沒有輕重，請你不要怪！到底有什麼法子，請你告我，將來重重的謝你。

歐陽青 哎，要不是看老同學的面子，我再也不理你了。誰要你謝？老實說罷，要你謝的不是這個樣子。——喂，你自己想想，看到底有什麼法子。

李雄五 是吓，求人不如求己。

章絜之 （央求的神氣。）

好罷，我這時心裏完全糊塗了，那能夠想法子。告訴我罷。

歐陽青 你怎麼這樣蠢吓！——周婉倩雖然走了，也不過一時氣憤，等會兒，就平息的。她同你的感情這麼濃厚，難道真的決裂了，不能轉灣嗎？

章紮之 怎麼轉灣呢？我實在想不出。

歐陽青 離婚就得了。

章紮之 （跳起來）

離婚？得了！

（忽又沈吟。）

不過——

李雄五 不過什麼？

章紮之 我不過——我一離婚，我丈人一定跟我有官司打的，況且我母親——也

未必允許，況且——

李雄五 況且什麼？

章紮之 況且時間也來不及。

歐陽青 你太沒用了，真不可教！我告訴你離婚的法子，保你什麼問題也沒有的

來，坐下細細的聽罷。——你到報上登一個啓事：說你同某某是父母代定的婚姻，毫無感情，故此離婚，從此以後，雙方脫離一切的關係。這麼一來，Miss周婉倩處可以轉灣，家裏也不至於知道。然後你寒假回去，尋點事故同Wife離了婚，不是妥當之至嗎？

章絜之（拉着歐陽青的手。）

真虧你！我就這麼辦罷。不過Miss周婉倩那兒，還得請兩位去說一聲。

李雄五 我不會去。你請老歐就得了。

（侍者上。）

侍 外面有人找章絜之先生。

章絜之 什麼樣的人？

侍 五十多歲的老人家，又不肯說姓名。

章絜之 莫不是五叔，那可糟了！

（同侍者下。）

李雄五 老歐，你的辦法恐怕有點不大妥當罷。終久要露出馬脚的。

歐陽青 你真是什麼妥當不妥當。只要這邊婚姻成了。章紮之還能夠不回去離婚嗎？我爲章紮之賣氣力。也不專是爲他。哼，三個月限期滿了，我請你到上海去逛逛罷。

李雄五 你真能幹，就是太壞了點。

歐陽青 又來了！現在的事都是一樣，自己有利益的，就是好的。莫作聲，章紮之來了。

（章墨軒，章紮之同上。老頭子滿臉怒容。）

章紮之 這是家叔，這是歐陽青君，這是李雄五君。（歐陽青，李雄五站起來見禮。章紮之叔冷冷的大不理會。他坐下，章紮之侍立。陪笑謙問。）

五叔怎麼曉得我在這里？

叔 (冷笑。)

我特爲來看你的排場的。濶吓，竟大請其客了！

章絜之 (畏縮地說。)

今天來了幾個朋友，不得已接接的。

叔 我知道你這時候，交際很廣，朋友很多，一天天忙着應酬去了。

章絜之 不過都是幾個同學。

叔 不中用的東西！你媽叫你出來讀書，是叫你來交三接四的嗎？我聽蘇從軌家姪兒說，你現在跟些什麼下流的女人有戀愛，要自由結婚。戀愛是什麼

東西！

(章絜之畏縮微退，啞場片刻。)

哦，跟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上館子，看電影，逛公園，這就叫作戀愛？今天同這個結婚，明天同那個離婚，這就叫作自由？你出來讀幾年書，學的就是這

些東西！

章絜之 是是是。

叔 現在一班無知子弟；乳臭未乾，就開口戀愛，閉口自由結婚，動不動就要離婚。到底父母定的兒媳那一件不好？那一件對不起你們？

章絜之 是是是。

叔 （站起來指着章絜之。）

你再胡行亂爲，不歸正路，小心就是了！

（章墨軒下。章絜之癡立半晌，急下，又匆促上。歐陽青，李雄五亦茫然無措。）

歐陽青 什麼事？

章絜之 五叔，五叔！

歐陽青 你怎麼了？

章紮之 五叔，五叔知道了！

歐陽青 五叔知道又怎麼樣？

章紮之 你的辦法不成了！我五叔最嚴厲的。他要知道，我就沒命了。

歐陽青 （諷諭似的口吻。）

五叔管得你着嗎？我的辦法不成，難道你不要Miss 周婉倩了嗎？

章紮之 不成，不成！我不敢！

歐陽青 真的？

章紮之 什麼都成，只有五叔面前我不敢。你說怎麼辦？

歐陽青 怎麼辦？這個壞蛋專跟我搗亂！

（金堅甫上。）

金堅甫 得了，都不用說了。我也不要你到上海去，你也不要再弄的人家離婚了。

好，章紮之，我勸你也不要再題起離婚，也替尊夫人想一想罷。Miss 李雄五。

歐陽青，章繁之，都來，這件事不要再說，進去玩去！他們多熱鬧哩！

（金堅甫拉他們。）

（幕下，第四幕完。）

（全劇完）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三日完稿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6363B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三版

定價大洋一元一角
外埠酌加郵費

不忠實的愛

著者

向

培

良

發行者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口八十六號
啓智書局

印刷者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啓智印務公司

分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所	版
有	權

青年圖書室

人民財產
請加愛護
如有損壞
照價賠償

青年圖書室